踈齋集 九

行狀
祭文
哀辭

疎齋集卷之十七目録

行狀

左叅贊竹泉金公行狀

疎齋集卷之十七

行狀

左叅賛竹泉金公行狀

本貫全羅道光州牧平章洞

曾祖考諱槃吏曹叅判　贈議政府領議政

妣安東金氏　贈貞敬夫人遠山徐氏

贈貞敬夫人

祖考諱益兼成均生員　贈補祚功臣議政

府領議政光源府院君妣海平尹氏貞敬

夫人

考諱萬基保社功臣領敦寧府事光城府院
君 贈議政府領議政諡文忠公大夫人
韓氏西原府夫人
公諱鎭圭字達甫嘗謫巨濟島中寓居有脩竹清泉
取以自號曰竹泉居士金氏系出新羅羅季有王子
興光者知國將亡遯于光子孫仍籍其州前朝八代
拜平章世名其洞入我 朝有都觀察使若采生檢
閱問配許氏早寡厲節育其孤監察鐵山寔生左議
政光山府院君國光歷三世至大司憲繼輝號黃岡
爲 明宣間名臣生文元公沙溪先生長生受學於

栗谷李文成公得吾東道學之適傳卽公之高祖也
參判公忠信重厚爲士類所推徐夫人丙丁亂殉節
旌閭生員公早魁司馬與諸生抗疏請斬建虜告僞
號之使虜至入江都約士友身編行伍城將陷與仙
源金相國同焚於南門樓　朝廷特贈持平腏食忠
烈祠文忠公早以文學淸名顯當典文衡掌邦政及
仁敬聖后正位中壼則親居肺腑克勘內亂勳在
王室一世有山斗重呂之望府夫人郡守韓有良之
女以戊戌十一月初七日生公自孩提謹潔異凡兒
文忠公甚奇之尹夫人置膝而教之未嘗狎恩赦湯

受業不怠文忠公尹南漢也嘗欲爲公買書公曰苟好讀書不患無書何必費官財文忠公喜而從之從祖爲無後子要取公過房公曰吾何忍不父母吾父母謂人父母固拒之從祖不能强公甫十歲辭受必謹志操貞固已如此成童文藝早進長者欲令赴擧公不肎曰業方未熟雖得之人必目以僥倖其立朝不樂進取固守素節者童年已兆見矣初文忠公與議　邦禮乙卯時事變而禮禍作羣兇鼓煽告　廟之論欲先除尤菴宋文正公次及文忠公將以動搖長秋公乃絶跡場屋自庚申更化以來始專意博士

業壬戌魁進士兼中生員試丙寅擢庭試壯元初補
典籍俄移禮郎遷持平時斯文已有師生之變後進
遽成朋比之勢而乙卯兇黨又生抵隙響合之計公
以爲戚畹之臣雖當辭避權要而旣受言責世道之
憂不可越視乃劾銓官之不扶公議者凶黨之縱肆
無忌者世已多嫉丁卯文忠公捐館舍己巳公被選
玉堂憂未吉矣是歲乙卯凶黨又迎合竊柄廢　國
母戕儒賢名相屠戮功臣罷保社勳文忠公受蠔泉
壞公叔父西浦公以嘗論枚卜事栫棘海外又安置
公兄判書公於濟州公於巨濟論公則曰言議憯刻

傷人害物盖指臺閣時也公在島中哭尹夫人西浦
公及季弟病瘴瘧幾危惟閉門讀書以消憂六年人
不見而余亦竄南海時因帆風相問死生是時 仁
顯王后久遜于私第黷與希載交通內外日夜謀害
羣情莫不憤寃有韓重爀者妄稱圖復 中宮交結
無賴聚財飲醜黷等詗知之藉此起大獄逮捕四出
舊時大家無不羅織公之從子春澤亦在其中 上
乃覺其凶計在於魚肉搢紳又深悔前日 處分遂
罪黷及治獄者盡釋其囚悉還竄謫諸臣公以持平
召公出海始聞設獄時事及還朝 壼位已復正而

保社勳猶未復矣公上章陳暴崩迫之情　上慰諭
曰權奸以罔測之罪勒加者卽與告　廟之論同一
手段旣而拜修撰而又有復勳之　命公疏辨罷勳
時金德遠等搆誣先公狀　上又答曰奸兇之齮齕
先卿必欲百般搆揑者其用意設計至爲陰密决非
一時言議之憯毒而已也今予此言實作千古之斷
案奚但先卿被誣之快雪哉自是屢拜獻納副修撰
副校理吏曹佐郎正郎兼中學漢學教授司書文學
校書校理帶知製　教必皆固辭或違　召坐罷迫
而後時應　命銓地則尤以戚畹力辭　朝廷知其

不可强大臣薦授舍人移輔德司諫兼弼善又移副
應教公起徒中入　禁林歷敭極選　聖化更新舊
彥當朝獨鬱鬱不樂常曰生還拜　君親不可謂不
幸而我心之安反不如在巨濟時聞者許之公嘗省
墓湖中訪余於白馬江上存歿萬死之餘相與一涕
仍語時事論出處曰世道無可爲矣君何以教我尹
拯背師豈非倫義之變乎其先人不死於江都悔恨
自廢嘗畏人言不敢絶於賊鑴尤翁之疑固也其子
以墓文之不如意公肆誣詆生三之義斁矣師生如
此則君臣之義其可保乎鬻者金閔兩相之請勿以

儒臣見待者猶是寬典而己巳之釁騰使人甚羞其疏但言其甥之死不及 中闈之變凡利害所關不顧大義吾所謂不保君臣之義者正指此也時議不導名相之定論因襲羣壬之餘計尊顯如前無一人言之希載謀害 國母之跡已露而南九萬但顧身計必欲掩護以利爲義半世靡然反爲士論所斥則又欲自附一番人爲他日道地加以趙亨期輩倡爲諸禍家含怨次骨之論以助其惑以絕人議天理人常幾何而不銷盡也春澤之幾陷不測黯等之所搆揑而時議又欲驅入坎埳以禍我家設使盡如其疑

吾在海外漠然不知而世欲以此籍制我口欲言則囁嚅欲默則憤悒欲就其輕者先論尹事爲一家所苦撓削藁者數矣然豈容伈伈逐隊徒取名宦寧由此坐廢畢竟恐不可但已君與尹爲親族必不欲我之如此而我旣裁酌義理斷置一身計之熟矣不可終止又不可不言於君矣余曰此事吾未嘗與人說可否而但君處地豈不異他人乎世必以此爲罪矣曰昔我先君切禁子弟之干涉世論而至於尤翁事謂吾家人不可避使不肖往參於甲子泮疏豈不以重斯文扶世教乎今何可更拘於是也余素知公一

定則難回又見其如物在咽必吐乃已但爲之愍焉憂嘆而己歲旱申相翼相請與三司會議疏釋罪人公疏言罪人多嫌猜不敢與議且以不能修政裕民以應天灾輕施曠蕩之典議大臣仍不赴 上教頗嚴遂移疾免復入玉堂南相九萬請疏釋己巳諸人曰諸臣不能爭執 壼位之廢而已與光海時請廢母者有異且諸臣皆禀 命得旨而行請 下教責躬無論罪犯輕重併釋之公乃上疏曰當時事在聖上不過如漢光武 皇明宣宗而 聖心惕悟不待一人之啓發爲千古聖王所不爲之盛舉光武

宣皇尚不可謬議於光海况敢以 聖朝比之耶諸
臣秉時樂禍視若細故惟以竊弄權柄爲快者路人
所知而特以半日庭請片時伏閤爲掩人耳目之計
此其罪豈但不能爭執而已乎權奸之欺蔽放縱是
豈 聖躬之闕失而乃於更張屛黜之後欲以權奸
之罪責之於 聖躬乎 上下嚴教特罷公職正言
吳命峻疏救南相曰某有激於九萬深究韓重爀而
論此事盖重爀柳相尚運之姪婿與南相庶從從萬
等同事爲黜所按治 上旣命放釋南柳嫌其逼已
更請鞫問而以春澤曾入其獄故命峻以此脅持公

踰年因赦蒙叙吏判崔錫鼎兼芸館提調追勘公去年兼官等第格外置下考欲其坐錮久而始叙太僕正除輔德辭遞又出補淮陽府使淮居北路咽喉歲荐饑民散爲盜公不以謫官爲嫌陳疏請蠲賦移粟訪問孝子烈婦請施旌褒變通烽軍以便報警窮治賊黨必覈虛實邑規之違法病民者罷之民力之不堪征調者助之至今民懷其惠吏不敢廢其法居三年始以副校理 召還泮儒以大司成宋相琦曾叅甲子疏有不遜語公以與相琦同疏辭遞又拜副應教司諫鄭澔論泮儒逐師長之罪泝論前事 上嚴

批又以金閔兩大臣爲大是失着公上疏曰尹拯誣師世變之大者而初因崔愼疏上及 朝廷非大臣故爲推而上之其時 聖明旣賜允可今乃有此敎王言前後異同實爲未安又於世道漸壞士習漸汚之日不念平昔尊禮儒賢倚任名相之盛意是非將由此大壞義理將因此不明矣前縣監申奎上章請追復 魯山 愼氏位號 命百官庭議公以爲魯山本係禪讓若出遜以後事羣下所强執非 光廟本意今日追復有光於 光廟可以比例於 皇明追復 景帝而但作主追祔於 永寧殿禮無可

據 愼氏之廢爲勳臣所脅持臣民至今寃鬱漢宣
追謚恩后唐肅追復王后或可取例而宋鄧伯溫論
元祐后之復位曰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今無
貞顯王后遺命何所承受事理與金淨朴祥疏論時
不同不可復也廷議亦多不一 上斷行 魯山復
位而 愼氏欲別加尊奉判府事崔錫鼎請建祠行
祭 上命儒臣博攷經史公又論其無位號不可建
祠 上不從公引疾免復拜應教泮儒以公前疏
王言異同之言誣以譏切 聖躬崔相又以駁其建
祠議上劄示慍意臺官又和附斥公承暉殿火公入

對陳戒又引劉向之語請察消長之幾己卯以　端
宗復位都監都廳陞通政拜同副承旨轉右副鄉儒
又繼泮儒疏誣毀尤菴詆斥公益甚公疏辨之又言
君師其義則類師生之義可輕則恐君臣大倫因以
晻昧正言朴泰昌疏攻公以戚里驕橫又以君師義
類之說爲不當比擬　上納其言公違　召坐罷玉
堂趙大壽尹趾仁宋徵殷謂公以戚畹縱肆誣賢請
譴罰未幾叙除兵曹叅知上疏辭職力辨羣斥朴泰
昌又申前言正言李肇又斥公以戚里放縱至比前
代亡國之事　上乃嚴斥肇公屢陳疏請受罪　上

雖連賜優批而公復違　召罷公以此論前後忤
上意爲時輩所因而今乃以戚臣亂政羣起而構罪
則　上亦察其誣焉庚辰拜兵曹叅知轉禮曹叅議
左副承旨趙庶人女爲世龍妻者死　上命給喪需
稱前孝明翁主逆杭主其喪要中官請書爵于銘旌
公爭之因論杭之僭妄　上責以好議論不識大體
凌侮　王族公遂辭遞杭自戊辰以來有盛寵人皆
畏之同僚至有托故而不叅啓者居久之拜工曹叅
議辛巳移大司諫辭遞拜兵曹叅議因微事違　召
罷叙拜禮曹叅議轉大司成　仁顯王后上賓禮官

議 上服制杖期而十三日除衰三十日除布帶臣
僚進見三十日後服純吉公疏論其失禮請 上不
除衰以素服視事臣僚勿遽用常服 上以己有
祖宗所行不從移右副承旨 仁顯王后旣薨 上
發後宮張氏禱神事將 親鞫宮婢承旨尹趾仁請
勿親鞫 上罪趾仁臺官爭之公進曰變生內裏非
外臣所知 親鞫得宜臺官不當爭執趾仁之罰公
以該房掌鞫累日妻病革而不得退救 上聞之命
歸視仍以妻喪遞俄除叅知左副承旨轉左承旨時
上旣親鞫宮婢取服正法 賜張氏死公上疏勉以

正家威如之義且陳調護　東宮之道遞拜戸曹叅
議　明陵復土以篆銘陞嘉善拜工曹叅判壬午移
大司成請復儒生通讀舊規查正養賢米豆耗費酌
定經用之制課試有興起之益饍廩不匱兩廡位版
之櫝經亂多傷而久未改簠簋代以甕樻蠟燭代以
油燈並請改之轉副提學　上方講春秋公極陳春
秋之義莫大於尊攘復雪我　國之耻俱在於北虜
南倭勉以內修爲外攘之基以待可乘之機　上嘉
納又言倭譯張大修舘財力符同倭人欺慢　朝廷
事覺而有梟示之　命譯院提調李益壽至以爭桀

舉兵爲言請反　成命付禁府按治禁府又從輕發
配譯舌將無畏憚雖不能梟示更宜嚴鞫　上可之
其後公又論禁府終不嚴訊至曰有君而無臣判義
禁李濡自辨於　筵中斥公以言不擇發大司憲尹
世紀以公凌踏重臣請推考　敬寧殿將行練祭禮
官沿襲舊例請　上望哭別殿公上劄引儀禮及通
典之文請　親行練祭　上不從旱餘有水災公又
上劄深戒　聖躬闕失極陳修省之要　上嘉納兩
司嘗以南九萬庇護希載謀害　國母之惡柳尚運
故緩業同埋凶嫁禍之罪釀成　宮闈之變並論劾

編管至是正言尹志和疏救兩相曰 上教曾謂九萬等之事非本心在史局時已書於史冊公以爲游辭熒惑藉口於前後舉措而私心所在有不可掩史體至嚴而登諸章疏顯示褒貶劄罷之後宮有買人爭訟之田勒收其稅者公入對言其傷損於國體上將行嘉禮公欲引儀禮傳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志之文上章論之未及上而拜吏曹叅判兼同知春秋公以旣不仕於郎官不可據亞席引西浦公事累疏辭遞又兼同知 經筵義禁府旋辭遞禁府以纔論禁府故也俄拜工曹移副提學兼藝文提學自此

四五年間公歷拜諸曹及國子京兆於銓地則固辭
如前雖他職亦以多口未嘗一日安而有時論事必
明辨是非攷据精深代撰　王言亦不避忌諱朴世
堂之徒爲伸其師誣援沙溪公再疏明辨閔鎭厚請
伸金宗瑞皇甫仁公以　光廟策勳事難之　上將
享　太廟而大臣卒朝議欲攝事去樂公劉言魯叔
弓籥入而卒宜去樂也仲遂卒而猶繹聖人譏之今
但宜變殺飲福受胙之禮　上拜　陵　世子隨駕
張氏墓在路傍宮官疑有禮節公覆議以爲墓非横
過禮嚴壓尊無可議也　上嘗禱雨　太廟命公以

罪己之意撰進祭文公以爲　聖上易直子諒之心
油然於恐懼悔責之中不可不推廣善端乃先叙
聖德之闕失仍及　朝廷施措之拂於羣情者引以
自責言甚激切　上雖用其文當路者多側目自南
柳得罪黨議尤盛伺釁求過極力相傾會謁聖科所
取多考官親屬皆非其所好者遂欲以此陷害而諸
考官入簾判事無可誣以行私修撰尹星駿先論其
試紙事曰初禁厚紙臨科弛禁國子堂上循情擺弄
又嗾鄕生崔世鎰者疏誣諸考官用奸指於公者公
之內弟韓永祚公之妹壻之季父李海朝也公於科

前以大司成申飭館官切禁厚紙李相會方知館事末抄以其有弊稍弛其禁前例亦多如此及與李相同入考試則　親臨殿庭之試本不拘親嫌而李海朝又非公親屬也臺官請鞫世鎰受嗾搆揑之情幾盡發露而配遠地其後掌令呂必重又言公之嘗劉罷尹志和恐論科事又其後權詹姜履相請拔去考官親屬之得中者亦以試紙爲言　上乃以假托科事網打異己黜補外邑公前後掌試必盡心科次世莫不稱其至公而猶不免黨人之所搆害公議憤之公旣爲黨人所搆害而猶不少沮每遇事必甄義極

論重言累牘竭其誠意不顧時議輒與人爭辨世之
睢盱者不特黨人而公則不以獨立爲懼上恃 日
月之俯燭而乃於犯顔之時 聖主亦示訑訑之色
則讒者乘機誣者逞兇若非 天地之深仁公幾不
免乎湛宗之禍矣其所論 國家大事有六爭稱慶
內禪恐有損於 君德也論築城賑飢實顧畏乎良
蛩也代泮疏尊 皇壇惟大義是扶也觀公言事首
末千載之後亦可以知公之誠矣余是以叙此等事
特詳蓋癸未歲乃 聖上二十九年而朝中有引
中宮兩朝事欲請稱慶於此歲者判書公在禮曹右

相申琓勸令稟定乃白于　筵中曰以今年謂三十年則不合紀年之法所謂　先朝故事出於閭巷所傳不可信請考實録大臣重臣皆言可行　上謙讓不許外議猶未己公以爲今不先事極言後難捄正乃陳于　講席曰今諸臣又將必請稱慶紀年之法禮官己言之矣臣則以爲不但今年爲未安雖明年
聖上不可許也我　國治平莫如　世宗朝享國亦過三十年未嘗稱慶　宣祖雖終迫羣請而勉從始初不許亦　世宗之心豈非今日之所可法乎帝堯治天下五十年但問其治不治矣漢光武時羣臣請

封禪帝曰卽位三十年百姓之怨氣滿腹吾誰欺欺
天乎仍禁郡國上壽今日 聖上之不許可謂于光
武有光臣子理宜將順以彰不自滿假之美承旨洪
受疇曰某或慮日後 允從徑先陳論非矣公曰臣
職忝 經帷當先事預言豈如臺閣之待有事而始
爭執乎 上曰副學之言甚好與予意同當留意焉
自稱慶之議起而鄉儒數人遽上章請受尊號乙酉
上乃下御製詩以示謙讓之意 國朝故事未嘗以
歷年之久議上尊號而右相李濡未及詳考故實乃
入對言尊號之宜上並及進宴兵判俞得一諫長李

廷謙亦力請是日春坊姜履相又勸 東宮上章以
請賔客趙相愚贊之閔鎮厚亦無違貳 東宮遂三
上疏請之 上並不許翌日左相李畬審 陵歸以
爲以歷年上號非故事與諸大臣卿宰會議適有虹
貫月之變而止後數日又會賔廳只請陳賀語猶不
核 上又不許公不赴會上疏請罪曰春宮以愛日
之誠欲進徽號固出無窮之孝思春宮之懇請 殿
下之撝謙既可並行而兩得廷臣則致隆之中當辨
其義以在位多年陳賀則有例上號固無例而始發
於鄉儒之疏今賔廳雖不請上號只請陳賀此亦

殿下所嘗辭賤臣所嘗論也臣何敢變改前見雷同羣議上欺聖明下負初心　上降溫批翌日左右相請對明言故事之無上號前對之不審請仍請陳賀與進宴　上只許陳賀禮判尹世紀力陳不可無進宴金宇杭趙泰東亦夾贊　上又勉從乃卜吉設廳趙泰采以戶判尹世紀以禮判趙相愚以掌樂提調俱掌其事世紀與相愚有私嫌不欲同事引疾不出相愚乃自請告公亦方兼管樂院乃遞相愚宴任以公代之宴廳請用女樂又請行內宴公又上疏辭以相愚無可遞之事臣代其任損事體傷廉隅且論

宴享曰天怒民困艱虞未紓此時此事可乎否乎雖聖意感動於東宮三疏之誠孝許令陳賀然周公頌殷周歷年之長歸之於無逸曾子之養其親在於養志春宮亦以　殿下謙抑之心爲心交修並勉可基無疆之休　孝宗大王嘗欲爲　大妃進宴因天災停罷春宮嘗以　孝廟爲法如難追改宜待秋後臣聞　宣廟雖勉許進宴終不許內宴堅却用樂之請則女樂尤無可論今欲遵　祖宗舊典而獨於此而不然則其可乎哉嬪宮將率命婦酌獻於　中宮而嬪宮方持父喪心制與宴聞樂果合於禮乎女樂之

用於外宴自中古不行令一時宴筵之備物不必爲
聖德之損而邪色淫聲終非王者所宜覩聽　上下
其疏於宴廳宴廳請議大臣玉堂上劄論宴事　上
命勿擧内宴勿用女樂適春有大雪因政院陳戒遂
命退行秋後宗室瀅上疏言一二朝臣橫生異議熒
惑　天聽沮抑春宮之疏公上章論辨是夏余自燕
路歸見公之憂憤欲死乃慰解之曰凡事過猶不及
貴適其義君之初異於稱慶孰云其非到今人人而
爲敵事事而牴牾則未見其得中也公曰君亦爲此
言乎吾兩家自先世相傳者只是愛君憂國之心耳

或以我處地爲嫌爲戚里者獨不得愛君乎宋之大臣則以爲上欲之未可止而今日此事初非 聖意也只緣羣下鼓動以至于此蓋時世數變禍福乘除士大夫無以風節自礪者惟有得失之憂乃妄揣上意樂聞豫大之言徒思一時固寵之計豈不痛恨乎哉申公獻金士冑輩倡爲稱慶之論凶黨之失志者又欲嘗試而爲功先𠻳鄉生許顒者南柳之黨又𠻳蘇德器者李子雨兪得一汲汲入對直請上號不得李子三之還朝宮官姜履相者又勸 春宮上章於書筵賓客又助其請其日賓廳春坊互使人相探

其爭先競陳之跡人孰不笑之子三復 命時又要
之於備局欲與吏請幸賴其持重只請陳賀於數日
後蓋自稱慶爲進宴仍爲尊號勢將無所不請而內
宴女樂又是尹世紀趙泰采之請其容悅之計又復
如何我明知其如此獨使後世疑 聖世之豐亨其
可無一言乎猶恨其不盡此輩情狀矣初不敢言則
已既已爲 聖上言何可不竭其愚忠以避煩瀆之
嫌謗議之來也君雖以我爲不中我恐君不早立脚
拘牽逼迫終有王子明之歎矣秋又設廳銓曹復以
公差提調右相與尹趙及閔鎮厚崔重泰入對論公

前疏之非力請內宴與用樂 上復許之尹斥公以
怪異之論公上疏辭宴任如前又曰諸臣以 宣廟
時爲搶攘之餘丙午去亂已十載今日艱虞豈愈於
當時丙午外宴亦固未行而 中宗朝不舉內宴
孝廟甲午將進豐呈於 慈殿以 仁宣王后有私
戚退行於丙申爲待三年之後也今可以引喻於嬪
宮之事矣春間因雨雪 命退宴禮昨者獰風竟夜
陵廟宮禁大木多拔郊野之間禾穀偃傷而禮官不
體恐懼之 聖意反請所不許之內宴目臣以怪異
故必欲與之不同歟 王世子乃疏陳內宴之宜弁

行曰金鎭圭何人而强執前見必欲沮戲公待 命
金吾 上答世子曰金鎭圭意見不同非出沮戲又
命勿待罪因銓曹覆議遞樂院提調尹世紀又斥公
之論宴事非出公心公又疏辨曰臣前後妄論宴事
出於願忠之誠何嘗有沮戲之意而惟我春宮或慮
宴禮之緣臣言不行故其疏語如此無非孝心所發
也古人之懷忠進言不見察于其君者何限而今臣
則 殿下爲之開釋許以意見之不同明其非出於
沮戲此不特爲微臣地也以聽言察理知人待下之
道爲貽燕之一端者 聖意所在藹然可見伏想春

宮奉承 批旨必以 殿下之知臣者知臣庶幾俯
諒於愚衷臣不敢自疎自沮於 殿下與貳極之前
矣重臣所謂非出公心者以其計較私身之利害也
玆事行否未知有何利害於臣身乎尹又斥公以慍
怒宴事 上批以慍怒爲教公又上疏待罪曰臣前
後妄言何嘗有一毫慍怒之意耶以 殿下明聖想
亦俯燭臣無所慍怒而豈以此二字出於重臣疏中
因以有此 教耶 上批旨甚嚴教以批旨中云云
與章疏自別則其在事體決不可逐句爭辨如諸臣
相較之爲也公又詣金吾待罪掌樂正任埅等四五

人同日交章以灾異請停進宴 上命退行明秋鄉
儒數人又相繼投疏並請尊號進宴而深斥公宗室
混上疏論尊號事仍請以 貞陵追祔追上 顯廟
徽號禮官請令大臣卿宰會議公將上駁議或有勸
止者以鄉儒疏引嫌不赴 召至丙戌掌令李裕民
疏斥大臣之不建請上號余方忝相職以將順前日
謙光爲言公自德山謫中移書責余以不能嚴截癸
巳又有四十年稱慶之議公判禮曹大臣督令該曹
啓稟公以有癸未筵奏歲過而不稟領相李濡以尚
不啓稟請問備承旨申鐔至請遞公職 上不許大

臣請臣力請竟蒙　允公引入不參賀班大臣又請
査推不入班者公遂陳疏自列曰癸未臣已陳紀年
之法乙酉不敢隨參於陳請今之三十九年如癸未
之二十九年區區愚見無異於前稱慶日兵判趙泰
采首發上號之請　上猶牢拒領相乃會卿宰於賓
廳將合辭申請公不赴會又上疏曰臣之自初欽頌
謙德必期將順不欲使吾　君受數字之號而永有
一謙四益之報者前言猶可稽矣今何敢不顧彌文
之有損於實德變前言從羣議負初心歟　聖主仍
請不赴賓廳之罪　上批以所執是矣不參何嫌爵

余亦隨參賓廳之議公又移書責其不能自異賓廳
之啓久未得請大臣乃率百僚庭請公亦不參 上
追於羣議而竟許之縟儀將舉公差 永昭殿題主
宮又以 永昭 敬寧殿樂章及 內殿玉冊文
王世子賀 內殿箋並屬于公公以爲議定之後義
不敢辭皆應 命初申相琓上萬言方略謂南漢江
都地利皆不足恃請築子城於蕩春臺連接都城以
備臨亂入保金構助之廷議多言不便或云丁丑之
盟不許築城今恐有嘖言 上問便否於諸臣顧謂
公曰副學亦言其志公對曰陰雨之備固不可忘而

此時築城恐致民心之驚動詩人頌武王之用兵曰遵養時晦盖遵養而後可戰可守今無實事張虛聲非所以安民禦敵之道也欲築之城與都城連接則必難並守軍民望見都城淪陷安得不動江都雖不利於海寇南漢又隔津路　國家經營已久多費財力今謂不可恃而築此城安知既築之後又有不可恃之議乎圻甸彈丸之地並置三處保障寇未至而國力先疲不可爲也時諸路流民萃于都下有司以爲設粥則相聚生病給粮則國力難支民不歸農請刷還其壯者於本土老弱分送圻邑已而刷還者出

國門潰散臺官爭論賑廳提調金構自是前見不肎
視賑事李寅燁稱病不出李濡請抄選壯者修宮城
築北城久不設賑至於春暮公前後論此事曰賑飢
當如救焚拯溺主事之臣延拖至此又謂築城爲急
賑飢是第二件事聽聞所及當謂如何 國家無目
前警急民生舉罹顚連緩本務末良可慨然大臣主
築城之議以異議者爲胥動浮言此豈謀及卿士庶
民之意也 上責以儒者迂濶聲色俱厲公進曰國
之事變無窮人之意見各殊今因異同之論遽下未
安之 教此後雖有大於此者人將以臣等爲戒而

不言矣其後北城之議變爲修築都城大費財力伐石而停役至庚寅北咨來 朝廷議築北漢山城公又申民心易動國力先疲之說以難之承 命與大臣往審城基歸奏云城內險窄難容都民且難運餉請加商量北漢旣築李相濡領其事又欲並築申相所請築者蕩春臺將置倉庾築水門公親往審形與李相同入對乃曰前以都城之大而難守定計於北漢今都城蕩春臺北漢相連則其濶大不翅累倍矣大臣曾稟以先設倉而姑徐城役今乃未設倉而先議水門翼城治塗何也請令諸大臣及將臣遍看商

確公言終不見用而前後主事者皆惡之丁丑下城之初虜使我勒石於江上數三文士撰其文以李相景奭之文爲最稱揚其功德而取之李相嘗求壽文於尤菴尤菴用朱子記孫覿事壽而康之語以諷之後因事申微意朴世堂素不悅尤菴爲李相撰墓碑毁尤菴至比少正卯太學生辨其誣李相之孫廈成曾孫眞望等乃上疏伸其祖毁誣尤菴極肆悖士論駭憤將欲辨之以公居師席力求疏本公辭而後許之草疏幾萬言明陳尤菴諷李相之意世堂之侮賢廈成之誣皦辭甚痛快泮儒反以疏語之過於嚴峻

不用而又有不遜語公乃上疏自劾其不能訓導士習悉陳所欲爲儒生代草之意儒生慚恨空館而出
上命招入他儒生公移疾乞免正言李海朝乃劾公以代士子搆疏怒其文之不見用張皇憤罵持平金栽露章言戚里驕橫冒受師儒之長並論長公之居本兵結之以勢利趨時羽翼氣焰引喻履霜之漸語極危怖獻納李德英以履霜之喻爲藥石切至正言金輿慶引他事以證羽翼氣焰之語公輒自申辨且請勘罪名 上猶賜溫批俗流見公之仇怨滿世莫不危之臺閣之上已有蹈瑕釁示自貳者自甲申

皇朝淪亡之後我 列聖世篤尊周之義 上見舊
甲重回愾然增感設壇 禁苑以其年三月十九日
祭 毅宗皇帝 命公製進祭文公並進一疏曰臣
祖以布衣抗章請斬虜使江都之亂引義自決昔
聖祖圖伸大義其所指準以任使者卽死難人之子
孫臣雖不肖敢辭斯文 上又以 神宗皇帝有再
造藩邦之大德初欲建廟享祀從羣議設壇禮判閔
鎭厚初定壇址於 禁中隙地而儀節未盡定因事
出外迫冬月役甚急公以次官繼掌其事以初定地
窄難設壇 命與工判徐宗泰更審他地共相地勢

請設於宮墻西訓局空地 上命壇制倣社壇公請稍廣其制設陛九級祭禮遵 皇朝制 神座黃帳依式造用佾舞懸軒博議以定置官司守壇政府館閣會議壇號祭文不書 大明國號只書 崇禎年號祭用孟月大臣多從之公躬督畚鍤工役頗就緒上嘉賜貂帽 命鑿宮墻設門以通輦路名以朝宗俾公書額役未半右相李濡恐有聽聞之煩乃云壇地不僻儀文當省又言閔鎭厚已還宜使同監公乃辭曰長官已還不思自處致令大臣有言乃屢違召力辭其任又曰此舉旣根義理乃叅錯利害欲簡

其應行之儀制未知天下事果有並用義理與利害者乎雖就其所謂利害者而言之旣有此事則雖盡除尊奉之儀恐不足以紓禍患也李相又請勿會議壇號公又爭之正言洪泳又論此事如李相意公上疏辨之曰天道不以陰盛而不生其陽君子不以勢窮而不立其志匪風風下泉之居變風之終者卽此義也况雖在皮幣畏天之時亦可伸江漢朝海之義又曰冠屨之倒置已久 雨露之遺澤寢遠故狃於習俗晦於義理馴致牿亡其秉彛之心忍爲如此之議也壇成名以大報 上親祀之公又撰進祭文公於

此禮必請極其崇奉與畏約沮尼者左右應辨豈但以死事家子孫自盡其心而已誠以此義之極天罔墜也而俗議咎其太過 上以憂勞常多違豫乙酉以瘡疽小疾遽有內禪之 命羣下震駭右相李濡獨居廟堂罔知所措 命下翌日始與原任大臣率百官伏閤爭之一啓而不 允公自試所復 命連構啓辭大臣恐激惱 上意輒刪其激切語 世子連章固辭又將伏閤軍民吏隷日夜遑遑守 闕交爭正卿以上入對泣諫 上猶不許公慨然涕泣曰吾輩於 朝廷大議何異正卿乃自請同入收淚而

言曰事雖微小當顧理勢不拂羣情況此事之莫重
而其可違羣情而強行乎　聖上雖據　祖宗前事
其時與今不同　世宗以後無此事　中宗欲行而
旋寢今何可以　國初爲法乎且此事在　國家係
父子之倫在臣下關君臣之義　聖上今非當傳之
時春宮亦非當受之時羣臣決不可奉行而強令奉
行此於父子君臣之道果何如也禮經大夫士七十
老而傳重然則未七十不得傳重士夫尚然況大寶
之位乎　聖上春秋未晚暮何遽爲此令羣下不奉
承而死不失臣節奉承而生當爲萬世罪人矣　上

厲聲曰國朝 定宗以後皆未七十而傳位金鎭圭本來詭僻指水爲火指火爲水而 定宗以後事濵必知之未七十而傳位則是謂有傷倫義也緣于而貽辱 祖宗豈不痛甚乎鎭圭出去後于當答諸臣之言公惶恐曰臣辭不達意 嚴教如此當退而待罪乃趨而出諸臣俱言以一人之妄發何可將許而復止力爭不已是夜 上竟寢前命公之退出也閑中觀者莫不咨嗟獨逡巡者笑之睥睨者幸之而秉時陷害之計益萌矣及大臣率百官陳賀 命招公撰教文公以爲雖有 嚴教寬假而不罪反汗

命下神人胥悅吾何敢不承 命上章略申 前席
之意請受觸犯 威怒之罪 上命勿待罪公詣
闕撰進已而湖中賤孽申浯者受人指嗾上疏誣揑
公曰世子欲上壽伸至情則別生異議終始力沮世
子不勝抑鬱上疏論斥則亦不少憚至以今其疏語
如此爲言此無世子也百僚盈庭之日與衆爭論無
所不可而挺身入對敢以得罪倫常等語廷辱 殿
下語逼 先王而略不顧忌此無 先王也無 殿
下也公陳章辨其誣曰浯之罪臣乃在其之一字其
字之遍用於尊卑三尺之童可知先正臣李彥迪記

仁宗賜宮僚手札而結之曰其尋常言語類如此夫其字果爲無禮彥廸之賢豈稱之於　仁宗耶又極辨內禪時所自陳者　上斥語以危險諭勿待罪臺官之不悅公者至欲論公以不審之失並論語之罪時議多庇護語故止之是後銓曹久不擧擬公於舊踐之職丙戌　上將享　皇壇適有疾領相崔錫鼎當攝事四學儒生宋婺源等疏論錫鼎之祖曾主和虜錫鼎嘗儐虜使受嫚書辱國　壇祀既根尊周之義錫鼎不可攝事婺源尤菴之曾孫判書公之女婿公之子姪亦叅其疏承旨沈極啓論儒生欲逐大臣

上震怒命遠配婺源三司多欲爲大臣報怨於公猶
以丁丑事難爲言修撰趙泰一乃上疏言金某狠戾
好勝猜忮喜事朝議不如意者連章累牘力戰不已
意欲所存非竊權假威驅一世則不厭又謂春澤屢
入大獄罪累多端人類所不容舉世所共棄而某乃
反懷憤懟毒螫一家之內凶德萃會凡所以傷人害
物好亂樂敗者無不協心力圖前後章奏之致疑不
可勝數乃論公代撰泮疏事歷舉諸人不附時議之
疏皆謂公叔姪所指使以及四學疏曰婺源春澤之
妹壻疏下姓金名澤皆其子姪又取姻婭知舊數三

家子弟備數此其叔姪所生張假借大義傾奪疑亂至比於前代逆亂之人又以霍氏爲言謂宜投之四裔而倘以親老不忍遠斥則編管內地俾通私訊而毋俾交涉朝議 聖批奬以語多激切獨言於擧世媕婀之中取其疏語數公之罪而 下教曰罪當屛裔而以府夫人之故參酌平道付處春澤遠配公配德山盖其疏精神在於連章累牘之語謂可以激成天怒指擬凶慘將驅之於赤族之地也未幾林溥李潛疏獄繼起溥以迷蠢不解文之人往來京鄉受誘於羣不逞托請召賢招集鄉曲無賴若干人投進一

疏其疏以爲尹拯所以不來由於元嗣誕生之後一種陰邪之輩隱有不利之心辛巳謀害東宮之說發於罪人之招鞫廳按去掩匿又曰金某之慢蔑凶心凶跡潛極滔天克審克察天燭無階豈能以今日時勢致斯世儒賢也盖欲魚肉公之叔姪與辛巳按獄諸臣也 上命設鞫問謀害之說所從聞及不利之心指何事領相崔錫鼎主其獄百端鍛錬而無其實則又不欲窮治溥罪反請溥減死於公所被誣則左相徐宗泰但白于 上前曰金某雖或於文字有未盡婉轉者人臣豈有一毫慢忽之心而然哉此是虛

捏也春澤以名出辛巳罪人之招鞫廳請逮 上見
其供 命勿問及李潛凶疏繼起 上下教曰悔用
大臣言酌處溥初不明白處斷致有潛事更 命拿
鞫溥正邦刑溥斃於杖下李潛乙卯凶黨子弟外黨
亦多時輩上疏言春澤宜勘配而釋之林溥言 宗
社大計而杖死南柳諸人忠於世子斥之者春澤之
黨又慘詆余以請嚴治溥獄於公則曰獨於春宮之
進宴賈勇務勝不顧分義某若小知君臣之義則當
以大義滅親而乃反挺身衝撞不知笑罵又曰今日
左右前後無非向邪春宮之人其用意措辭極其凶

毒倍蓰於申趙林溥而以宴事爲罪以春澤爲累擠
之於夷滅之域則大抵同一關捩也疏入 上乃震
怒教以潛盡驅諸臣於惡逆陰兇叵測决非一人所
爲耶 親鞫潛其所對視疏語尤兇忍杖不服而斃
公旣擯斥海邊荐遭千古所無之誣而逌然若無憂
者曰親近書史喜讀古易玩心象數之外秋疏决徒
流徐相宗泰曰某罪名無實狀顯著不無稱寃之端
請酌處玉堂任守幹李肇以爲不能謹飭專主黨論
不可不早爲之所以保全之 上置之戊子正月
上特命放歸田里公歸寓廣州先壠以大夫人有危

疾前進棲遑於露梁延曙之間玉堂趙道彬陳其情理　上許令入城侍疾親癠間出寓龍山全釋而猶不敢入左相金昌集言于　筵中曰某論議固滯主張太過必立己見此乃病痛而長處亦多淸苦過人屢言　上躬闕失爲大司成士子畏憚文學優長考試至公當初編配非彰著罪名累年廢斥太過　上曰某以戚里主張論議率多乖激不必汲汲收用非欲永棄姑欲裁抑冬還職牒庚寅夏有叙　命卽除大司成廚院提調公疏暴泰一之誣及溥潛輩粧死因無根之言欲爲乘機魚肉之計又曰臣所妄論宴

禮與贊頌孝思者與死囚亂言有何關涉而乃直歐
之於惡逆之科其必欲甘心於臣者以先臣嘗奉贊
天討仇視臣家臣又不能隨時俯仰凡所觸忤不止
鑴積餘孽猜怒交加表裏相應併力而擠陷之 上
答曰卿之被誣予所詳知公遂出謝 恩命俄拜兩
館大提學出入薦擬已十年矣連章辭不許隨牌詣
闕陳情以江都死難家子孫不忍參涉於彼國文書
爲辭退伏金吾待 命命勿待命特許回避赴燕文
書公遂承牌勉出兼宗簿提調春塘有試士之 命
公辭以曾被誣於壬午科令不可主試 上不許兼

同知 經筵春秋備局有司堂上遞拜同知中樞移
左尹兼同知義禁宗簿考講提調久不親試無以彈
壓諸宗公請申飭提調一一親試問難旨義有行誼
者褒啓不善者請罷移禮曹時廟堂以良役變通爭
言戶布口錢利害於 上前公曰我 國收布之規
出於中間如井田軍賦之制尚矣唐時租庸調法有
條理天之生民本無貴賤而我 國士族常漢有別
分良之半應國之役苦歇如此勢所必然必先講究
軍制撙節國用略倣租庸之法庶可有效矣 筵臣
以李長坤俎豆事爲言公曰長坤本非儒者雖嘗昏

亂亡命混迹豈合享祀 上以海寇防守之策令諸
臣書進所懷公引魏相於西羌事自嫌不習兵事推
讓趙充國而不陳所懷請令巡撫使與閫帥講究利
害以 聞而採用是時渭原邊民越界殺人彼使壓
境行查其部咨但云前往鳳城會同 朝鮮官員查
明殺人地方瀋陽將軍者亦言于我冬至使員役曰
查官議奏後仍往白頭山必從大國地作行如或不
得着足自 朝鮮過去勿令支待彼使必欲由我地
轉往白頭山我國參覈使臣不能爭 廟堂只令以
壬申移咨示不可通之意又令本道一一而整頓供億

公以爲令無一字文書而豈可恣其越界穿疆以啓
無窮之弊難言之憂也只以舊咨開諭旣難得力況
又令整頓供億號令不一搖擾如此爲下者豈能盡
力諭止宜亟搆咨文仍擇宰臣星夜赴灣勞以牛酒
備言事理與移咨該部之意以身遏其淩暴無致辱
及 國家朝廷雖不能盡用公言彼亦由江外作行
義州人爲彼使誘脅書示北路捷徑而事覺彼使移
咨我 朝自稱欽差大人奉 命諸臣矇然受上公
請義州人論以一罪使臣亦從重科罪渭原罪囚之
父訴於彼使曰諸子皆當死乞貸一子留養彼使歸

奏其國勘罪之咨有罪人兄弟三四人中一人留養
之語廟議從之其實一人兄弟五人四當死一人兄
弟四人三當死矣公以爲此罪人越界殺人篡囚亡
命貽辱 國家無一分可生者況犯罪者外各有一
弟 朝廷知其如此而從彼咨辭令不誠邪刑不擧
非忠信行蠻貊之道奸民訴彼不死我失刑而彼樹
恩弊不可勝言 上不從通信使入倭京傳 國書
倭回書有犯我 朝國諱書式異前信使爭之倭人
以爲 貴國書亦犯我國諱書式新定 貴國亦當
同此還給已受之書拘迫出送留待馬島使臣恇怯

不能爭徑離江戸還向馬島以此狀 聞請一依倭
言改送 廟堂從其言令公改其書公陳疏曰交鄰
之道在於禮際彼勒還已受之 國書復書之不如
舊式其輕蔑我 國可知矣爲使臣者不能甄義秉
禮而善曉之借倭船馳啓請改其可感動殊俗乎廟
堂宜責諭使臣以初不可離江戸一步地今以埋骨
馬島爲期要馬島更傳 國書盡其誠意異類亦知
我禮義之不可屈矣而計不出此惟恐生釁請更以
此 下詢廟堂 上亦不許壬辰有儒生 殿講公
欲拔去學儒之奪他人名録而自赴者大司成崔昌

大私其儒生不從而擅令赴講公乞遞知館事呂大
上章侵斥不已適有庭試考官之 招公再違牌
上特命罷職五月有叙 命付軍職兼摠管除戶曹
叅判同知 經筵譯院提調備局有司堂上七月陞
拜刑曹判書司諫權憸副提學李健命大司諫李宜
顯俱言春間庭試考官李整受點後還家歷抵擧子
闕門不閉擧子出入無阻 上命禁府刑曹嚴查特
陞公按其事公以姪子普澤即其時考官傳播整歷
抵者李賓興而賓興乃中表再從聞趙銘門開之言
而酬酢於稠座者李健命而健命即妻親嫌不敢按

比獄連章辭 上以俱非所可嫌不許公乃勉出按事首問鏊傔人以鏊承牌還家時歷抵諸家傔人飾詐掩諱將請訊問叅議李東馣立異疏斥叅判南致熏洪萬朝叅議李震壽俱以考官親嫌引入以沮公更出之路或同署議讞而追悔起鬧臺官金始爀李集李濟朴熙晉趙遠命校理李夏源承旨金演等前後換面迭斥至於李世德詬辱而極矣徐相宗泰亦以爲言 上教以臺閣刑官相繼起鬧惟恐端緒之或露享之駭惋孰甚於此又曰大臣之論殊涉失當公屢數三坐衙屢上章極辨六違 召而遞付軍職

兼弘文提學公引李相端夏經文衡辭提學故事辭
之又兼同知春秋知義禁公以秋曹金吾官雖殊科
獄之在金吾者未勘不可復按辭遞拜禮曹判書兼
典醫提調移右參贊又兼摠管淸差穆克登曾來白
頭山與我使審定疆界限以豆滿江源其後邊官董
樹標之役以所定水派不屬江源上 聞廟堂請以
此私報穆差公疏論曰前定之界果非江源宜告其
國而更審不可私問於其臣請 詢大臣仍陳南北
可虞之端曰近年彼人於我事多方便朝議謂無可
虞而聞其國事多有非常父子如此當有變故彼若

有變以我之逼近豈無難言之憂然則自强之圖恐不可緩矣若南事前歲之退却　國書可知其慢我今聞關白死而子幼族臣攝政其諸州之帖伏必無其理我之可憂當如何哉廟議爲飭海防將遣巡撫邊備之飭猶是末務其本則在於政教擧而財用節以之保良養兵苟能爲此所以應變南北者自有其序而今百度弛而衆弊痼薦紳視艱危如暇豫之時櫜鞬以邊圉爲息燕之所其爲恬嬉殆無餘地而
殿下亦未有淬礪振作之擧羣下于何警飭宋眞德秀於嘉定之間値金人衰亂勸其君戒自安而勉自

立惟 聖明俯賜察納袪叢脞之習而治績凝興儉約之風而蓄積盈惠鮮之澤於鑠之威由此而致文武羣工亦震惕奔走一其心力以贊修攘之業 上嘉納癸巳以上尊號時 永昭殿題主官進正憲堦陞左參贊以親嫌遞拜知敦寧公前後久居籌司而言議每與大臣不合常多引入 長寧殿御眞多有未盡者因大臣言 命設都監使畫工秦再奚更爲摸寫將差出提調 上教曰金鎭圭自少知畫法提調必以鎭圭啓下 命遞工判之在外者而代之時余承 命董其事 上謂臣曰金鎭圭雖不欲自寫

必於此事盡心力看檢矣公再辭不許盖公少時筆
札之餘亦善繪事　上所嘗聞知故丁卯丁憂時
上命墨衰從事於　太祖大王影幀改摸之役因大
臣言雖還寢其　命公深自痛恨自是絕筆至乙亥
上又命入內寫出　仁顯王后影子公以久已絕筆
外臣入侍　內殿非禮法且以閣立本事爲深耻以
死力辭　上亦不能强令之所　命旣非自寫不過
爲有司之監董而猶欲辭避　上以職掌責之則不
敢更辭日入侍景賢堂專精指授動有生色　上亦
簡其禮貌酬酢如響因語及　太祖　世祖影幀公

進戒曰 太祖 世祖盛德神功巍卓千古至今臣
民瞻仰 睟容益激忠孝之誠豈不由於追慕功德
而然哉自 上若勉修德業比隆 兩廟永世臣民
之不諼亦猶今矣事訖 命賜馬前持平俞彥明之
父正基嘗告其後妻泰英多悖行請離之法府披覈
則泰英乃暴訐其夫內行又言彥明夫妻不善事之
狀法府以爲正基所告無公證追遣出門非失行大
臣以爲離異非 國法參酌遠配泰英其後正基又
引 大明律毆夫聽離之文 駕前申訴法府未及
覆議而正基死彥明稱父命不以母事臺官金有慶

爲之疏請離異李相畬獻議請許之公駁議曰秦英
許訴其夫罵也非毆也正基惑惡妾不能刑家曾不
自反冒恥請離今又身死離異之法施於何地正基
之前後請離爲其子也離人夫婦尚不可況絕母子
之倫義耶請更 詢大臣儒臣仍付禮官獄官雜議
朝廷不用李相之議穆差又出來求見白頭山圖
上以荒絕之地曾無所圖不許又求東國地圖公白
上曰彼果以其君命求之可移咨入送不可勉從其
言廟堂不能用 上以副提學鄭澔所請先正臣宋
時烈追享 孝宗廟庭事 下詢公曰 孝廟之於

時烈際遇之盛實大義所在配食之論非獨澔之言也但 宗廟之禮至重且大如非恒規則有難輕議臣死於其君之世乃得配享者恒規也如南誾李濟雖追享其罪死在於 太祖之時黃喜雖死於 世宗升遐之後亦在祔 廟前其得配享不違恒規惟韓明澮係是追享而未有文籍考信今難援例辛酉大臣特難於李時白宋浚吉者亦以 宗廟之禮有難輕議於恒規之外也 上以事關後弊命置之庚申逆變柳赫然以團束峽兵 賜死李元禎以請設體府杖斃己巳兇黨翻獄案復其官甲戌還置罪籍

至是其子孫見時論多顧慮後日乃生意伸雪肆然訟寃 上命收議大臣判府事尹趾完稱以淸城嘗以爲寃請復其官兩司爭論經年臺官於次對請詢入侍諸臣公進曰前日大臣多有持難而卒用尹趾完議此議公論之所非凡干犯大逆者勿論輕重祖宗朝以來罕有復官如裒貞明亂罪非惡逆但以小人尙不復官以此言之兩人罪犯豈合追復且庚申之獄不輸情徑斃者所坐雖輕皆不復官獨復兩人之官則不但伸雪反似褒嘉矣 上令禁府更考文案稟處禁府顧疑退托久不擧行 上下敎曰昨

年柳赫然李元禎復官之命非有私於赫然等也亦
非由於其子孫之鳴冤也予明知其冤狀故有是命
矣厥後筵中一大臣金某等力言收還之論雖有考
出禁府文案之教而庚申獄案不待考出予所詳知
令雖考出予之前見曾無變改之事勿爲考出一大
臣卽賤臣也持平李眞望上疏伸其祖事仍詬辱公
李鏊之孫著亨擊鼓訟冤公上章辨之 上答曰李
眞望鳴冤之疏有何可怒而盛氣張皇至此耶大抵
身爲戚里不思小心汲汲奔走於論議未有如卿者
心常憂歎豈特病之而已公移疾遞本職公自庚寅

牽復職務鞅掌悴而成疾日就沉綿至是屢違 召
連上辭章 上答曰日者誨責欲其察病加藥本非
棄而不用之意也且卿嘗試而秉心以公當官而思
盡職事是固可尚矣取長自是用人之道又於 筵
中中教諸臣公疏陳惶感之意仍言病難供職之狀
李眞望又拜臺職陳疏僇辱公疏辨之又陳病狀
上遣醫錫藥數月後又 詢問公病於醫官朝廷憫
公之情病不便於在朝薦授江都留守公以事同外
補雖不私沮任係軍務又嫌擔當而 上候違豫控
辭未達力疾出而起居廟堂以賑政啓請催赴公乃

黽勉承 命逐月上京承 候公以本都 國家之
所依歸先祖之所殉義深痛丙子失守之事又恨後
來守臣之多玩愒而民俗之漸驕悍乃節用而繕甲
兵葺廢而防紅腐令古死于節孝者雖賤必褒以恤
其後軍民不畏國法者雖小必治痛繩以律損不急
之廪食歸羸于軍餉備待變之 御供一新爲可用
者爲永式又遍巡海濱領略形便先作地誌又上地
圖及方略其論守備則請要害諸鎭堡及島嶼之大
者俱置船卒移統禦使屬本府摠領水陸之兵其論
軍制則請先揀束伍以防圖壓他役之弊且罷單官

校生老弱收米之規其論粮餉則請勿輒許移轉各邑稍假號令俾督其不償者其論器械則請別遣御史點閱其朽鈍不可用者罪監掌而責守臣其論風習則言先後守臣多行姑息之政民俗不知倫理與法典難望其親上死長請丁丑死亂人子孫及他節孝之類收用獎勸摠言五弊皆出於姑息之害請行激礪之政 上褒以當官盡職廟堂多不採用乙未春公以親病身病連章乞免而遞歸拜藝文提學內資提調籌司堂上知 經筵公輒祈免雖出入 候班而久未供職夏秋病漸危劇 上又命遣醫錫藥

其後少愈則强起赴　候班余久在藥院公必來訪
一日喟然歎曰我少日嘗論大尹必曰愼齋之容接
門下尤菴之結爲朋友其失甚於栗谷之論沈靑陽
公每以爲不然近日則如何聞其遺集新刊而秘不
廣布故不可卽見纔因人借見其中尤有極可駭者
此則雖公必不能爲之回護矣仍問曰晉杜蕢揚觶
於君前何意也曰平公卿卒而宴樂蕢揚觶責左右
之不諫又自責故公自知其失而飲之公曰尹之不
死於江都有可以擬況於　孝廟者乎曰豈有此理
公曰彼則爲奴苟免眞可醜也始若自知其恥終生

翻身之計欲使人不敢議已妄自附於不敢言之地乃以其自廢自比於杜舉 聖祖何嘗有失可受其責乎况手録賊鑴不道之說曰虜騎渡江康王實在軍前云云要以此傳諸後是可忍乎且其言隱約散見此欲微示其意不使人驟見而大駭之其一生工夫正在此而不忍絶鑴者亦縁共此言論故也今我覷破其陰計如古人之以曹瞞分香事明見其奸心耳近日家禮源流之爭特細故也我每謂公當事率意知人不審且恨公干涉于源流公若知此書中藏無限爭端必不輕請刋行惹此風波此實公之疎處

也顧益加窮格之功毋謂人盡如已也余其時未見
美村集莫知其如何但以源流事深謝公藥石之言
已而源流事果大紛鬧　上意變而時事日非醜正
之言迭出京外章甫晚聞杜舉之説多欲乘怠而發
之公以時義不可極力挽止云李墪之妻上言訟夫
冤　上下教曰元無可伸之冤而搆誣前後刑官極
爲可駭右相金宇杭乃上劄力伸墪冤公陳疏辨明
上答曰大臣劄語本無深意卿胡費辭辭氣不平至
此乎事體所在不當若是丙申春公宿疾復劇日就
危篤而墪黨復起科獄拷掠狼藉專欲翻案不但爲

謦伸脫欲毆按獄諸臣於陷人之科最酷治李寶與
意尤在於陷公公於床席中謂子姪曰觀今時勢我
豈得免吾惟有 宗國之憂一身何暇自恤而病已
至此若不免死於道路父母遺體何可不思其收斂
汝輩宜圖之而家力素綿何以先自拮据吾素不喜
侈靡又未嘗敢自處以卿宰惟期歛體須從簡薄乃
令稱貸於知舊之好義者令略具深衣衾絞之屬歷
如寒士之送終公且曰吾苦心至誠秪欲爲 國家
少效尺寸而未蒙 聖主之俯察自古人臣致位卿
相而不遇知於其君未有如吾者此吾所以不敢以

卿宰自處者汝輩宜知之又今書祭奠品式過於儉
損又語宗姪曰吾不死於溥潛之手幸耳吾固置死
生而自吾親言之幾見壯子之被刑僇即今時享至
此溥潛餘計行且見售而賴　君之靈將死於寢其
與被刑禍何如也吾死後以此奉告老親以盡寛譬
保護之道又令書遺戒各授子姪或止之曰病不至
革何必爲此公輒微笑曰慰藉之言也吾雖服藥豈
有生理且吾年過於父兄矣從容暇豫少無怛化之
意惟是　君親一念耿結難刪易簀前數日自寫二
詩以示子姪曰死生一理自能通斯世元來弊屣同

只有 君親餘寸念應知耿耿九原中又曰來自太虛還太虛淸明一氣復其初世人誰識吾歸處杳杳靑天萬里餘此時余方屛伏郊外不得一與公訣遂見子問公曰公有所欲言者乎公曰聲氣已乏雖有所欲言者何可宣也此後時勢當日艱願公愼重毋孤平生之望六月初二日乃謂胤子曰吾旣不以卿宰自居故不敢爲遺疏陳戒之計然今當永訣亦何忍終無一言吾當口呼語音已變汝能解聽乎遂口呼書畢取覽略改文字之未妥者其疏曰臣平日受恩罔極而事 君無狀區區衷赤無以自暴其所蘊

齬殆無異於疎遠之臣今當一縷將盡永訣明時亦何忍不一陳其所欲言者終自負於義分哉然而神昏氣促只陳其梗槩伏惟　聖明益慎其節宣之道遄收康復之效深惟貽燕之謨益致　國祚之固無忘冠屨之倒置使大義不泯痛戒陰陽之混淆使壬人屏跡至於勉　聖學誠小民固圉經遠等事自當推類加意不敢覼縷惟　聖明垂察臣無任瞻　天向　闕臨疏涕泣之至初三日子時考終于正寢享年五十有九　上聞公病革特遣御醫之有名稱者視疾仍　賜藥物訃聞　教曰意外卒逝驚悼曷已

喪需葬需依金鎭龜例別爲題給令內司輸送棺材及他賻物 內殿 東宮並致祭需賻物及遺疏入上下教曰省覽行司直金鎭圭疏憂愛之忱至死罙深可不留心而其言存其人亡愴悼罙增也公之殁也善類莫不相吊嗟惜雖平日視如仇讐者亦曰更無如此之人閭巷吏胥皆曰清修士夫不可復見矣以八月初九日合窆于廣州速達里負乾之原前夫人墓夫人完山李氏牧使 贈叅判諱敏章之女白江先生之孫是余從父姊也淑善簡靖事舅姑以敬事君子以莊居貧無慼或夕闕食而冬無襦不使公

知嘗從公於海中辛巳九月因産病急公方侍上
親鞫不及相訣而終生先公一歲後 贈貞夫人後
夫人迎日鄭氏學生昭河之女松江先生後孫也公
聞夫人賢而娶之性果溫恭貞固事公如父母公歿
啜粥寢苫朝夕哀號二年如一日戊戌二月以毁終
得年二十八同祔公墓公生二男四女男星澤進士
女適士人李衡鎭李渻李道普李思贊前夫人出也
男陽澤公卒時年纔五歲後夫人出也星澤娶判書
李曉成女有二女長適士人沈鳳仁次幼李渻三男
命德命福一幼李道普一男二女皆幼公資品剛介

而濟之以溫雅思慮精深而裁之以義理苟見其所當爲者一意勇前如江河之必東句萌之必拆豈區區笑罵禍福所可動哉觀其責難陳善經萬死而不少變則綣綣有屈左徒之遺風守義扶正犯衆怒而無所悔則雖當范滂陽球之禍必不辭矣是以聞公之風者多期以伏節死義彼指貞固爲鷙忍認嫉惡爲傷人者忌娼之心固不足言雖素好公者或疑其好名與務勝甚矣末俗之喜圓而惡方也顧何損於公哉盖公之志節不但得之於天賦自黃岡公以來家世之傳如此云公生有至性自在幼稺善承父母

之意服勩代勞如手如足文忠公寢疾三月不解帶
至不可爲則刺臂出血以進居憂毁病幾危大夫人
常云某事我如女子子在側公自少無外師攜染家
庭師事西浦公終身服行其訓嘗尊慕尤菴而亦不
隨衆受業尤菴一見而賞之曰眞是法家子弟可與
爲學者也公少習詞章晩而探賾儒家書不貧口耳
尤好看丘文莊所編朱子學的深有所得一生無不
可對人語者疾病死生之際神精不迷豈不可以見
其所造也其出而當　國家大議未嘗以苟同爲心
如　愼氏之復位號癸酉兩臣之伸理尤菴之配

廟庭或數百年人情之所寃傷一時士類之所深望者而公獨一言而沮之略無難色自外見之莫不以爲斬絶少恩而終究其歸趣何嘗不篤倫理守法規也而若其微意尤在於禮樂從先進之義故其論癸酉事特深戒其流弊旣以文學言議顯矣世莫知其政事才而峽邑江都之政保障撫字各得其宜釐革弊事綜理嚴密處廟堂則顧惜大體思振頽綱嗚呼以公之至誠使之當平世負文雅正色立朝密勿訏謨則其有補於君民世道者當復如何而不幸遭朋黨之世讒誣肆行幾陷大禍 聖主非不察其公忠

論公者何嘗不以戚畹指名而蹤跡無異疎遜之士平居常牢愁幽吟若有靈均遠遊天問之思臨絕之詩永訣之疏亦可以見其平生之志矣公常守程門禽獸之戒鰥居十年獨臥一榻向裏精力不損無他疾病而每當事毋論公私大小窮思極微惟善是求求而未得則夜不能寐故出而措之事可以毫分縷析以此內耗神氣 聖疾幾十年公非委頓不能動則不廢問候外悴筋力終成難醫之疾居官妻孥食無餘廪居家疏糲不繼寒未授衣晏如也嚴於辭受一芥無向人求乞此特公細節也然律己奉公常主

於嚴故掌試則士子不但服其公亦能憚其莊當官則吏胥畏其威下民從其令皆知其不可犯也爲文章本於家學問嘗就質於金息庵自得作者規度最長於碑誌頗得歐陽子風神奏疏反復曲折不憚煩委駢語婉麗詩亦古雅盖亦近來館閣所罕及也字畫遒勁且工篆隷遺集數十卷藏于家嘗抄選左氏史漢及名臣奏議明人碑誌唐宋儷文公長身白晳多髭髯癯而鼻顴高目視深而炯然余少無交遊早贄公門初見公而傾嚮之公亦不鄙余相與披露肝膽切磋激厲以無度量之心共期其追跡前修稍長

大余日退而公日進已有蒹葭玉樹之羞及乎中歲
風波之後余志氣隕穫公則益自淬礪若將以一身
障狂瀾其間弦韋相戒蓋非一二而公未嘗得力於
余余之受益則多矣有時憂余甚於其身常以疎戒
之余乃取以名齋而終不能變其氣質臨絶愼重之
誨即公之前知而余不能服膺公歿後一舉足而陷
危穽出死入生何嘗不思公而流涕也目今焦憂日
深孰爲余深念泉路冥漠樂子之無知也然公則萬
事訖矣樹立果可追跡前修顧余竟作何如人耶公
嘗著自叙止於丁亥遺命星澤曰未卒者汝可足之

必請狀于養叔相公星澤繼叙而請之嗚呼余嘗負公而久爲公所包容矣琅琅一語尚托以後事豈以余生雖相負死不忍沒其實歟然余何足以知公惟是古人所謂指九天而爲正者尚可以論公之心乎遂就兩叙撮其關世道可傳于後者且記平日相告語者撰次爲狀不敢自比於君實景仁之互爲誌也

疎齋集卷之十七

疎齋集卷之十八目錄

祭文

社稷遣大臣六次祈雨祭文
祈雨祭文
贈領議政李植賜祭文
賜祭國殤時告土地神文
摩尼山祈雨祭文
江都祭叔父祠宇文
告浮山土地神文
永昭殿親祭祭文

永禧殿 親祭祭文

大報壇攝行祭文

新安朱子書院奉安祭文

祭西浦金公文

祭第二女文

祭伯姑文

祭李白川文

哭送朴弟喪柩文

祭從兄承旨公文

祭第二女墓文

祭從子偉之文
祭伯氏文
祭伯嫂羅氏文
祭從母貞敬夫人黃氏文
叔父西河公遷葬祭文
祭叔母貞夫人元氏文
西浦金公遷葬祭文
祭從子婦俞氏文
祭外兄朴子順文
祭金山甫文

祭金達甫文

祭仲氏文

伯氏遷葬祭文

祭外王考久堂朴公墓文

祭西浦金公墓文

告先墓文

祭癘死僕婢文

吊李將軍文

哀辭

金崇謙哀辭

祭文

社稷遣大臣六次祈雨祭文

於赫明神寔主冢土精禋不替德施斯普今胡閟惠致此蘊隆三伏赫炎十日凄風四野焦乾嘉穀萎黃生民何辜職予無良予心恫瘝尚寐無訛吉蠲申籲冀賜滂沱 右國社

惟神載物土功是司生植茂庶雨暘以時今玆焦旱振古所無連旬惡風百草皆枯田功將廢望絶西成罪在一人哀彼生靈若恫在躬竭誠再籲神其垂佑

庶霈甘雨 右后土氏

食爲良天惟神司穀畀以康年實神之德俾民艱食亦神之耻云胡今日旱暵至此念予不穀獲戾神人神若降罰在予非民茲將牲幣中此悃愊神其歆格惠我甘澤 右國稷

仰惟明靈粒我烝民歷世祈報長享明禋念予否德逢天癉怒灾荒比歲萬姓困苦今茲旱魃又肆其虐間以凄風傷我嘉穀由予不辟神亦是恫庶霈甘霖慰我三農 右后稷氏

祈雨祭文

京國之鎮秩尊衆嶽蔵雲泄霧惠施斯博馨香苟缺咎在人辟靈應或爽是神失職今玆旱氣傷我稼穡子遺瘝民舉將塡壑頻年祈祝實靦面目尚冀冥佑靈以時澤 右三角山

嵩高北嶽衛此京闕淑氣所鍾灾沴斯絕瞻言密邇望切陰隲精禋不替神或是祭農功方殷旱暵彌月穀無不焦民將靡子薦璧虔祈不遑涓吉庶降甘霔慰我飢渴 右白嶽山

節彼南山盤據神京佳氣葱鬱夙著明靈國有灾孽先薦圭牲時當首夏百穀生成淒風肅霜慘慄秋聲

三農失望四野無青吁庸恫瘝陳此悃誠庶霈甘霖澤我民生 右木覔山

滔滔江漢王國之紀坎德靈長徵應著異潤物之功不特九里歎玆之旱其亦棘矣連歲災荒罕覩前史民將何祿國將何恃民枯國顚亦神之恥願激餘波甘霈是賜 右漢江

天地之間有氣有聲風雷鼓盪雨施雲行各奏其功品物咸亨今胡閟惠瘨我黎氓雷無發聲風氣淒清密雲不雨頃刻陰晴職吁否德匪神不靈尚冀霈澤訴此悃誠 右風雲雷雨

於赫明神寔司城隍冥衛京邑陰助休祥自予忝位
下民罹殃不媚于神由予德凉節届南訛旱又斯亢
民天將絶黍稷卒痒豈惟予憂神亦是傷願垂顧惠
靈澍其霶 右城隍

贈領議政李植 賜祭文

王若曰絅惟名卿昔佐 聖祖高文邃學力追前古
周任制誥陳杜詩章人所易見炳朗其光闇然自修
莫窺其蘊英華外發經術是本匪唯咀嚼亦復躬行
澤風之象搴若神明言議行藏灼然可質遇昏處遯
際亨獨立自結 明主用豈不顯呂范無黨知者蓋

鮮不懼不慍卷懷終身遺編晚出益見所存正論衛
道精識析理斯文增重公議歸美夷考生平可驗契
悟况卿大業托在縑素　穆陵之世崇極而圯中興
茂績冠絕百代章蔡小人自成誣史纂議交爭白黑
倒置靖社以來羣情抑欝卿乃抗章力請灑雪中經
喪亂晚始專精腐毫六載獨任汗青慱採公言網羅
放失掃刮晦蒙昭揭日月心公筆嚴文直事覈與奪
之正枝者心服功成不朽事光　宗祏永念風規九
原難作相臣建言追舉闕典褒贈爵諡聳動冠冕金
甌新卜亦歸賢嗣不究之用可展先志遣官告祭賁

出異禮靈其不昧歆予肴醴

賜祭國殤時告土地神文

維歲次丁丑正月日江華府留守李頤命謹使某官某告于城西密木峴土地之神昔在丙丁胡騎陸梁飛渡甲津遂陷本城哀我兵民大夫士女魂飛劍頭身沒海渚兹山之下血流成川吊祭不至久逾煩寃屬兹新正歲月一周吾 王惻念命我居留卽山爲壇大祀其神土功方始陳此明禋神其左右尚克招徠歆我 王命俾無他灾

摩尼山祈雨祭文

山川之能潤百里者天子諸侯皆秩祀之茲山雖在海中窮處　國家每以春秋具牲幣以祭其冊祝曰國王謹遣臣某官某禮至嚴如此豈不以茲山雄盤江海之交作藩衛於京國而又能興雲溲雨利及一方耶今茲旱暵又作於比歲大侵之餘閒以昏霧淒風麥牟先受其害稻秧出地而枯農功垂廢大命近止山川之神亦將無所降依矣某忝重寄無治行無以媚于神祇神之降灾宜在其躬百姓何辜而罹此荼毒乎殆非神之所以顧答殊禮膏澤生民之道也宜賜恩閔霈以時雨上紓吾　君宵旰之憂下拯吾

民水火之急

江都祭叔父祠宇文

維歲次丁丑正月初二日甲寅從子江華府留守顧命敢以剛鬣盎齊之奠敬告于叔父吏曹判書西河先生之靈恭惟叔父位不滿德躬服仁義世傳清白經世之學佐王之志蘊而中身邦國其瘁歟此大惠施于一方民謹吏懷百世可忘沁爲別京殆且百年保釐之責多屬才賢甘棠之思罕聞肸蠁公莅一朞水火其拯交龜甫己繪像俄新生享香火没仍精禋剛大之氣定化星嶽魂遊舊地今不可度公靈如水

顧無不之邦人敬信不其眷兹小子顚蒙早孤靡依
恩均顧復義兼嚴師終天一慟溢世奇禍萬死蒙
恩嗣守良社追公舊恩髫髦迎歡平荒俗弊比昔愈
艱自念疲庸恐忝前烈來瞻遺像怵惕銜恤峨冠寶
帶儼若生平謦咳之音若或親承十年如昨萬死血
淚屬歲新正弧辰又至陳酒薦牲訴此哀情英靈不
昧庶鑑忱誠

告浮山土地神文

維歲次庚辰六月日山下居人李某謹使姪子喜之
昭告于浮山土地之神令將我 孝宗大王賜某先

祖文貞公疏批中語宋文正公所寫八大字刻之山石以示永遠繼建淸隱堂於舊基以復前觀夫堂構之業聖訓攸朂尊攘之義千古大經凡爲神明於山川者皆聰明正直其樂善好義將與人同今日之事宜蒙神佑屨巉巖鑱堅頑當炎熱勞筋骨力綿而事鉅若非明神左右輔相難以爲功伏願自始事以至訖役呵禁不祥蠲除灾害役人無傷二事遄成使天章昭揭於日月巖棲繼保其幽貞神其永有降休而亦昭美於無窮也謹以酒果訴此微誠神其降監

永昭殿親祭祭文

我失良佐餘二十年徽音寖遠人事日遷心知此悲久愈無益而懷勞烈能不痛盡嗟我元媲有德無壽夙際艱危陰功博厚雷風警予若自天佑助顧不卒理有難究自悼薄祚永違箴規雞鳴月出增予悽思精誠所感屢發夢想尚憶雙闕蒼黃分仗悠悠至恨奚間幽明連年展拜寔出深情徘徊虛殿有淚盈裳平生之誼辭不可詳從我冢嗣薦此泂酌英靈不昧
尚垂歆格

永禧殿 親祭祭文

洪惟 太祖啓我東土創垂大業遠軼三五 光廟

中興有光前烈天錫睿智煥焉文物 章陵啓聖至
德彌光隆名尊顯景福無疆 三聖繼作寶命迓續
裕我後昆降以百祿陳衣設器尚感遺制矧此 真
容獨留人世同安寶殿共享芬苾庶幾萬年永垂陰
隲眇予小子叨守丕基式遵遺訓罔敢或隳間歲一
拜寧以病廢雨露既濡躬薦祀禮 威顔咫尺若承
明命罙增追慕怵惕瞻敬一氣之感無往不通歆此
馨香尚鑑微衷

大報壇攝行祭文

義尊一統 恩深再造懷我禋祀曷云能報謹以牲

醴庶品歲薦微誠

新安朱子書院奉安祭文

青丘南閩地隔萬里淳熈迄今世幾千禩新安之名
玆土偶同夫子之道最傳吾東人心起慕感通有理
營宮肖像俎豆方始窮陰未復碩果在玆聖欲秉桴
遺意可追神交冥漠卧龍有庵今托斯義敬承苦心
顒鑑恍誠庶冀格思牖我偏裔繼我父師

祭西浦金公文

維歲次壬申四月𤣥西浦金公考終于南海謫裏外
甥完山李頥命竄在東海窮邊其五月十二日辛酉

謹使奴人持酒果詣喪次請於執事者敬告靈座前
曰嗚呼慟哉公今體魄雖化其昭昭不昧者無異乎
昔耶亦將冥然漠然莫聞莫識耶果使公昭昭而有
知也則凡余所以失聲而長號呑不復宣者皆公之
所可度也使公冥漠而無聞也則雖使余吐出滿腔
之血叙盡慘毒之情亦何益也況且有不敢悉而不
忍說者乎余若膏火煎熬豈久歸訴重泉何言不剖
月初拜書追計日數盖書成於疾病之始便達於殯
殮之後也有日同時逐客十喪八九人生之脆弱如
此骨肉之團會無期余怪斯言一何悽悲口雖不言

心獨憂疑書來數日凶問繼之始終之理公豈前知抑且凶禍將至不祥之兆自見於書辭耶余固知公必不怛然於死生之際也然若子姓在前情親俱届當有緒言可詔來裔一孤寧親而未返有女隨夫而遠謫醫方未試乎藥石一語誰承於臨簀重溟亙地叢棘蔽日憑尸號咷但有僮僕此固天下之所罕聞行路之所傷惻者而公亦必不以爲戚戚也嗟夫公生喪亂不識先顔獨奉偏慈垂老承歡余嘗竊覸其怡愉之地眞有使人油然生孝弟之意者及乎一別海外終天阻隔想其叩心泣血寃號痛毒中夜鬼神

聞之必有爲公泣也外除甫畢今且歸侍窀穸平生
老萊之衣韋家花樹之會依然昔時京洛縱使公更
享人間之福祿吾知其不願易此樂也嗚呼公果有
知亦復何恨公且無知此語亦漫惟余知覺苟存情
根難斷更以平日所得於公者略效其微誠惟公居
家有五十之慕立朝無三已之慾體若不勝衣而有
賁獲莫奪之勇言若不出口而有儀秦難屈之辯溫
溫集木之恭謇謇匪躬之忠檢押若處子寒素如貧
士體任自然馨香襲人盖氷壺秋月未足以喻其潔
玉溫金精未足以喻其貞有摛鳳綴錦之文而不自

貴重有鑑空燭照之明而守若愚癖至於禍福得喪一無以動其中者古所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者豈非公哉此皆公之自有誠余言之奚取顧余有知顧之感豈但托義於甥舅公其有鑑于深衷否嗚呼傾河之淚不足以洩余悲數行之語何足以盡余辭天涯哭望一慟腸絕潰酒之奠尚余歆格

祭第二女文

維歲次丙子二月日父以酒果米食之奠告汝第二女之靈自汝冥然一寐掩汝面以帽戢汝身以柩汝形不可得見呻吟之聲又不可得聞或冀汝將入我

憂而亦不可得然則不但汝形與聲之不可復接汝魂氣亦且離散無復存者耶自汝爲吾女多險艱而少歡娛流播大嶺之南離隔瘴海之外水土悲憂之傷病根已痼而余不覺遂使汝遘一病而不起子生而不免於水火父母之過也汝之痛苦焦熬而死也何異水火此皆我之罪也汝自學粧洗深藏不窺戶外嘗以一日離父母爲大慼今者僦屋而殯汝惟婢僕是守我不得朝夕守汝又將葬汝於地祖載已當道矣使汝有知此恨當終古矣我家先山隔遠又有遷厝之議今姑借窆汝於汝外氏懷德山足汝曾王

母尹夫人在左岡汝所嘗逮事異於客地此可少慰汝心耶大遷之計若定則當移汝及貴之之葬以近我身後之地矣禮當爲汝作主而祭以及汝兄弟之子而顧我與汝母俱癃病無可久之理汝一弟稚弱人事何可量也是以欲葬畢一虞而不返魂每於節日奠汝墳亡日設紙牓招汝魂而祭之若汝弟成立而有子必無廢闕也他日移葬也我當爲汝作文燒竁記汝至性純行以納壙俾後人知汝豐于德性而嗇其年壽也余所以爲汝地者止此而已嗚呼今當與汝訣矣我欲爲汝言者何限而抑塞憀裂言不可

悉矣嗚呼今將並汝柩而不可得見矣容顏笑語亦當寢久而不可記惟有筆研書札之蹟衣服針線之餘者觸目而心如割未死之前其何可忘陳此肴觴哭別汝柩汝或不昧尚聽我言

祭伯姑文

維歲次丙子十一月日姪子顒命謹以米食酒果之奠敢昭告于伯姑靈筵曰昔我王母在堂諸父諸姑俱無恙門闌燀爀子孫衆盛會合常多睽離則少當時小子童騃無知不識人世禍福無常悲歡迭乘粤自己庚以來喪戚連仍永抱終天之痛數十年間尊

屬殆盡獨伯叔父與姑在世嗟乎吾親旣不可得見則思見聲容笑語之類吾親每拜床前獨自銜恤叔父又不幸中身小子流離嶺海而歸伯父又下世惟姑臨迎于終南舊宅握手而哭仰瞻氣貌非復昔日未幾遽罹崩城之痛前春往慰又見姑沉綿床席懷憂而歸豈謂外喪未期而凶問又至耶北望長號五內如灼嗚呼姑有至性柔則宜享百祿而頃年逆理之哭神理已難詰矣凶禍荐酷又至於此靈筵並設一孤重衰行路聞之亦當酸鼻令方移啓舊封劍合重泉家山隔水冢婦在傍靈若有知必不顧戀於人

世也惟此孤露之心一倍摧裂旌翣復藏此别千秋拜哭柩前一杯永訣

祭李白川儁文

維歲次丙子十一月日完山李頥命謹具酒果米食之奠敬告于姑夫白川郡守李公之靈嗚呼公有磊落嶔崎之氣急困然諾之義生長富貴自守蓬蓽之操少嘗崇飲晩决剛制之志外雖疎簡而内實周密無漏泛愛衆人而未嘗混跡流俗知公者謂公多古人之風不知公者以公無需世之能但知公者多不知者尠縱使不知公者多於知公者我自有其美庸

亦何傷然而公下筆如濤湧白首未成一名論治若指掌薄官止下邑使繼祖之盛名坎坷以終其身若是者天亦有不能知者耶公於斯世少許可人而獨心服於吾先子誠有歿世不忘之思以及我諸孤視之若兄弟之子盈滿則戒之禍難則恤之孤露之生仰恃如親叔及余萬死歸來之後永擬隨杖屨於錦水扶蘇之間徜徉以續舊遊今焉已矣撫跡摧腸幽堂乍啓龍劍重會臨江一慟永訣千古菲薄之奠尚垂歆格

哭送朴弟泰漢喪柩文

逝水西汪曉月將傾微風五兩帆影催行終天此別永無來日一杯送君臨江慟絶

祭從兄承旨公 鼎命 文

維歲次庚辰四月日從弟顧命謹以時羞薄具敢昭告于從兄承旨府君靈筵弟承兄凶問匍匐南來爲兄躬走故山卜兄永宅於五代祖考塋南而歸號兄叩棺而哭兄其知否將冥然漠然莫聞莫知耶雖體魄遽化而神精未散平生手足之情宿昔逢迎之喜猶可記識而特言語動作之氣既屈而莫伸耶然則兄之今日望於弟者豈不欲隨喪至山護幼孤而營

窀穸哉而金氏姊合窆適與同時將舍兄喪而之彼
彼尤窮獨勢難兩往今將一杯永辭於兄夫弟不以
兄同氣視者天實臨之顧弟窮竒流播生不得與兄
同居以慰晩暮病不救藥歿不能親歛衾絞葬又不
得繞壙已矣此生長負幽明凡今之人孰無兄弟死
喪之戚誰不孔懐而今獨慘裂愴恨若無所歸者豈
但爲百罹之身遽失其所依仰也其亦有相感之深
者出於骨肉恩愛之外也今夫世之略識兄氣味者
皆謂兄仁厚白直多古人風雖不習於兄者猶謂兄
淸素可繼家聲嗚呼此豈足以盡兄之美也知兄之

詳者宜莫如弟終當紀兄之德追納壙側幸而莫我攸居思與範之相近以教以娶使我宗祀不廢弟之爲兄計者止此而已矣而一別數旬邈隔千古攜手之約指彼泉路人事之不可期者已如此世變又從而無窮念弟孤危疾病理無久全亦安保其終成此願也傾河之淚不足以洩此哀數行之言何足以盡此意終天一訣絕而復蘇

祭第二女墓文

維歲次辛巳五月丁亥朔二十五日辛亥父酹酒設果告汝第二女之墓余葬汝於他山繞壙而去者今

六年矣豈忍一日忘汝而顧疾病宦遊重以奔走道路不遑一來生爲父子死若路人汝若有知其望待我者久愈切矣昔余與汝有成言矣大遷之地定則欲移汝窆以來至今山事未决而大闈以今年二月奄棄我兄弟前月權窆江上遍求新山於旁近百里之内此計苟成當踐前言也惟汝禀天地淑善之氣生吾家禍難之會不及成人而夭此固生民之最可哀也而嘗觀世之婦女生不得其所歸死亦無所依者多矣今汝魂氣永依於父母骨肉將與同壠汝何深悲余欲以是慰汝者正可悲也自汝死後今日創

鉅之外家內俱依舊每見汝姊弟羣從之團合余心何嘗不如割也汝姊已生一子一女汝妹歸金氏生女汝弟若三妹以次漸長汝母戊寅又得一女厘晬而失之余蒙 國恩由錦山再擢爲卿而余鬚髮已多白汝母肉脫齒落俱非舊時顏貌神理降罰又如此與汝離者其且幾時也今余與汝季父銜哀來過汝墓汝其知否空山宿草一聲長號汝其聞否幽明茫然儀狀寢忘苟有相感一入我夢嗚呼痛矣尚汝來歆

祭從子偉之文

嗚呼近年見汝面益萎黃眉不少伸忽忽若心無所泊者前歲之冬與之宿而問其故汝但云在世無好事寧死而可安強問之則掩抑不忍對余泣而慰之曰人生有命生不可苟求死亦不可自願汝縱不忍窮天之痛可忍使病慈復懷逆理之悲乎朝起視之汝枕已濕矣汝今果死矣死有何好心其可安乎生不記先顏可能拜乎不然而魂散體化冥漠無聞知其安與否不可論也嗚呼樂生而惡死凡物之大情惟汝以死爲安古人所謂鮮良之不如死者何嘗必踐其言抱至寃而窮約者終古何限而亦何嘗舍其

生哉汝之自晝而自苦以至于自盡者卽奚異於皮而剝腹也噫乎酷矣生人其何可忍也嚮使汝已死於雙谷之時又死於瘴海之中汝之面貌性情生者當已寢久而寢忘而必待其長大冠昏而死者彼造物者亦何意也汝死旬日遺腹兒生此殆報施於汝者歟雖得以相保其不識父而亦猶汝也汝之初生先兄在朔州寄書曰昨日生一子而甚秀朗眼如點漆窮厄中乃有此喜事何也明年禍作我先東竄其後六年蒙 恩歸始見汝於馬江腹已懷癖而面無血色亦秀好可念曾見者猶謂之頓成別人然而團

聚喣濡日漸頎然成丈夫聰明簡直出於天性兄弟三人差池作鴈行余心之悲喜交互惟恐人或謂之猶有餘福所冀望只在於博識潔行以保門户今焉已矣先兄之所以喜余之所以望者並歸虛矣嗚呼使汝至此極者命也命吾如之何而凶禍偏酷於吾家則又安得不然號於司其命者也汝兄載汝柩于舟泝漢水入龍門將葬於先塋之側如使死而有知余亦早衰多病與汝别當無幾矣使其無知酹汝酒而告汝文亦漫也尚冀汝魂氣之彷彿聽余言而領余情潔羞芳醪慟絕柩前

祭伯氏文

維歲次己丑十月戊戌朔二十一日戊午第三弟顧命略具薄羞敬告于先伯氏柩前號天而哭之曰皓天不復年于再周屈伸有時其不忘不亂俗樂禍時變相嬗生猶莫保歿其可言　聖明在上靡枉不直容光必照豈其終惜欲忠者　國所憂則賊其言已中久屈奚戚愛憎旣遠公言可期縱有一伸兄其可知定勝之理邈焉難俟焚灼之痛念之欲死嗚呼先君之德百世可庇　明主之知亦無與比然猶不免豈兄之命驚悲少定稚藐稍長朔生之兒今忽夭椓

身後之事復何偏酷人情疑懼歸咎葬地弱喜焦勞奉移新窆天理難究地術何憑窮而就變庶無後殃聞兄出地奔走東來如將一見澒此深哀我號我哭淚濕僾旌塊然一木漠漠冥冥以弟不肖無以踰人辛勤教督實荷兄恩致身此地夢想何及 君恩莫報至痛未白心懼公餗憂涉春氷死生榮辱慚負幽明幽扃再閉此別千古卮酒瓣香庶我歆顧

祭伯嫂羅氏文

維歲次己丑十月戊戌朔二十一日戊午完山李頤命略具薄羞敬告于先伯嫂安定羅氏柩前曰嗟我

丘嫂有德無命昔我父母嘉嫂德性余自髫齔仰若
賢師嘗謂順正百祿是宜芳年夭閼身後伶仃報施
之舛此理難明禍難之際益思嫂賢後死之悲其何
忍言二女宜人佳壻俱至慰我英靈惟此一事幽堂
再移龍劒相隨哭別柩前更拜何時

祭從母貞敬夫人黃氏文

維歲次己丑十二月癸卯朔日姪判中樞府事李頤
命謹以米食酒果之奠敬告于從母貞敬夫人昌原
黃氏靈筵嗟我從母極生民之荼毒何壽考之足樂
惟中歲之榮富怳春夢之無跡嗟我從母德盛于閨

門而世莫知行出乎古人而神不庇況其處患難而持門戶定疑亂而篤恩義雖古女士莫或與比嗟我從母報施之舛今古之所同疑焉在丈夫而亦然況於婦人然有可待於後者尚望其所定於天今無可待一又何寃嗟我從母姊妹三人俱歸名族柔嘉順正享有百祿夫何垂老併罹窮毒昔我王父以身殉節于天何辜禍猶不絶嗟我從母異姓之親多受恩育如哭其母欲報之德凡諸後事可無缺闕牛崗劍合萬古安吉嗟我從母久厭斯世寧復嬋媛平生親愛多在重泉惟我小子銜恤十年聲音笑貌若見吾

親今焉又失痛割如新官縳病纏葬未臨穴龍門歸
路歳當一謁拜哭柩前終天告訣

叔父西河公遷葬祭文

嗚呼叔父之棄諸子倏已二十有二年矣惟是聲容
愈邈夢想莫接今者幽堂作啓旌翣出地毋論去故
就新之悲風水迷茫之術意者英靈睠顧欲見我諸
子於人間乎而終亦不可以久留則玄扃將復閉矣
自此更千古矣欲下從而不得將訴哀而難究嗚呼
一家親愛多在重泉平生五彩之衣中夜對床之眠
一如平日否世道君民之責斯文興喪之變其亦有

耿耿不能忘者歟自叔父之違斯世世故何所不有盖大厦將傾高棟先摧景星掩彩欃槍晝見此亦推敓之數不可免者歟以今況前何啻一落千丈未可以咨齋涕洟之憂戚我英靈剛大之氣定化爲日星山嶽區區蠻觸蚍蜉之境不復臨睨歟嗚呼滔天之禍及於門庭淫比之習靡哲不詟而獨於我叔父咸五口而追思雖今世之缺陷尚有一線之公論耶小子險釁百罹萬死今乃冥升趑趄蒺藜未效涓埃之酬將不知其死所尚不忘乎訓戒庶無負其所學臨穴一慟亦出　恩私終天此別更拜何時

祭叔母貞夫人元氏文

盖觀婦人之生雖享有年壽其無可恨於三從者鮮矣若我叔母生長勳業之家幼見其鐘鼎欝戟之盛于歸詩禮之門夙膺其花誥象服之 恩晩喜二子之榮迭享其專城大府之養七十年中三入沁都此事 國朝以來惟聞洪母之於箕城嗚呼此豈無因而得邂逅而値者也毋論我叔母平日懿德令見室中之如哭其母者即詩人所謂寔命不同之人彼豈無所化而然不深感而能哉樛木之風寥寥千古閨門百世之範不其在玆然則三從之福大耋之年皆

天之所助叔母之所宜有也今又禮祔新阡萬古永宅在叔母而又何悲顧我小子早孤而依我叔父一哭已廿載矣又失吾兩慈衘恤十年每拜我叔母如見吾親今焉已矣此痛終天縻官於朝葬未臨穴拜訣柩前一慟腸絶

西浦金公遷葬祭文

外舅西浦金公之靈柩自廣州舊山移窆于長湍大德山下路過龍山江上外甥完山李頤命方嘗藥於內局不得出哭使其婦爲饋設奠使其子器之以辛卯七月二十四日辛亥敬告于靈筵曰昔我南遷公

遂于郭心知永隔我語掩抑公言憂患不必安排有
定在天奚置于懷公果縲絏旋謫蠻荒朱鳥嵎夷四
歲相望我又入海公以柩歸遺篋寄人亂棘樓蘺蓁
蓁百粵孰問衡寃梅花短騷蔽招羈魂我獨生還多
逢舊識公與吾兄不可復覩聞公旌翣今移新宅官
縛于身阻我一哭失此咫尺更隔千古瞻望長號恨
結心腑嗚呼不死於忠明主猶憐終死於孝何辜
于天怡愉之樂庶無窮期中情之揆尚有其時斑衣
莫保三木不辭棹楔鞶帶豈公所知嗚呼禍福誤人
世道交衰比公在日已落千丈公至今存亦且難容

已矣斯世誰復知公貞明之氣定化星嶽挺特昭朗
百代其激小子顓蒙早荷知奬别時微言今其可忘
風波積憂有媿生平庶勗晚節無負潔誠幽堂之銘
有意未遂何能不朽不敢溢美終天此别永無前期
一字一涕公其有知

祭從子婦俞氏文

維歲次壬辰冬至日癸卯蓮洞叔父叔母具酒羞使
子器之告于從子婦俞氏之靈我家窮孀奚復企祝
但求賢婦望其嗣續自汝歸我蘋蘩有托溫恭易直
孝誠天得庶幾方來門戶其復姑老叔夭一身百責

父母旣遠生死永隔灾生懷抱病結心腹命隨胎隕死又何酷穉女他時倘記面目寄殯西街權葬東郭荒凉後事行路愴惻爾翁高義宜庇後祿由我門衰俾汝斯極氷雪滿地祖載且迫孤魂莫慰替薦清酌何辜于天備見慘毒

祭外兄朴子順泰外文

外兄朴君子順窮老痼疾而終卽遠有日其內弟同衾稠相長大者完山李頤命以嘗藥之職在 禁中不能臨喪相紼乃使兒子器之以甲午正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寅謹致酒果之奠告于靈筵曰聞君病篤

憂余職兮雖不我藥願早釋兮十旬 禁直心果焚兮中夜枕涕益思君兮不恤其死而憂我兮今君忘我歸大化兮我則愁然如路人兮篠蕙之娛若隔晨兮手足之情其可忍兮掩淚寄哀言不盡兮

祭金山甫 鎭華 文

維歲次甲午二月忠州牧使金君山甫卒于官旅櫬歸殯于城南葬有日矣平生之親莫不執紼而送之獨其妹壻完山李願命嘗藥于 禁中不能出哭柩前乃以四月壬申朔初五日丙子使兒子器之代告數行哀辭于靈筵曰同居之樂指百年兮一別春月

掩重泉兮浮生若斯詎可期兮及此同哀悲幾時兮今我思君歛一木兮華輿粉旌向幽宅兮雖送于郊竟何及兮矯首莫見獨掩泣兮經年至憂祝神明兮何可長言說平生兮異日蔣逕招君魂兮松庭哀鶴可忍聞兮

祭金達甫文

維歲次丙申八月戊子朔初五日壬辰友人完山李頤命謹薦酒果米食之奠文告于竹泉金公達甫之靈嗚呼達甫死生之理君既明知雖先後之或殊竟何足以深悲惟天之賦人以清明之氣者乃間世而

一有或一代亦不數人生必困厄其身又從而奪其壽年匪直於君終古而然嗚呼達甫道之通塞命固在天懷忠盡節何負於人關雲楚水以送半生卿月詞壇特假片時之名嗚呼達甫賢否一定何間死生而聞君之逝悠者亦驚豈生有所嫉死無所爭歟嗚呼達甫天人之故不可究陳所可惜者國無藎臣如使君行其道有其位者　至尊有動色之警漢廷無發蒙之譏小人懼而君子恃豈但秉至公於場屋而止也嗚呼達甫傳家詩禮一世　恩澤安榮富厚若可易得君所若浼固不可以枉尺丹心耿耿　大恩

未報數行臨簀之疏尚可以挽此世道歟高堂大耋夕照如飛胡不少待忍而先歸豈脩短有限不可如何歟抑時運將傾賢人其萎歟嗚呼逵甫惟我與君生同一歲情若同氣其他出處禍福亦無不同而所不同者姓最所同者臭味也然而君韋我弦則相成交戒以鮑知管則推心曲恕今焉已矣我將疇依孰規我失孰助我踈險塗難盡時變無窮寧欲從君大忘深恫伯氏之歿我咏長楚君謂太過不可自阻以今觀之君亦何語臨絕琅琅聞有所托子實命我我敢不勗惟恐淺陋恩君清德單辭告訣内懷焚灼靈

其不昧庶察衷曲

祭仲氏文

維歲次丁酉十月辛巳朔初四日甲申我仲氏監役府君歸葬於白谷之山弟顚命被人罔極之誣方俟罪郊外不得躬見窀穸之事其前一日癸未使兒子喆之謹薦觴豆米食之奠敬告于靈筵曰明日幽明隔矣弟之所欲言者何限而六十年同氣之緣中間哀樂悲懽之情不暇盡叙且待魂返京中當一自告亦不究宣但自己巳之禍吾兄弟當以長枕大衾共保餘生而癸未終喪之後不免乎離居盖弟不能固

守初心兄不樂常居于京邉多會少以至于今退之
哭其兄子曰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輟
汝而就也然彼父子俱少年雖暫相離終當久處吾
兄已七十弟亦六十將待何時而弟猶未歸昨歳之
別期以今春弟適扈溫泉之 蹕炎熱則未敢奉迎
正待秋後共此餘日豈謂遽有此日耶追聞暑濕之
所傷敗疾病之甚酷毒莫非窮艱之祟此皆弟之罪
也其所謂公相者方出生而入死遂䝉駕而彷徨爲
此禍胎永失歸養之情其所謂行負神明者乃弟之
謂也謹之願相依于京故方僦屋設筵將以迎虞來

秋奉迎之計遽變此事人事之不可期者常如此而弟之如此悲者又幾時日也東望寄辭一慟腸絕

伯氏遷葬祭文

惟我伯氏之葬初自河濵移于東峽從先兆也先兆又有疵議並圖遷奉姪子喜之行營遠近卜地於林川七山伯氏之玄扃先開素車將南而第三弟顧命方嘗藥 禁中不敢以私情請告獨涕泣梳席使兒子嵒之往具薄奠謹以庚子二月戊戌朔二十日敬告于柩前曰修墓非古也尚靜神道也而形家之術起於中世徵以水風之灾怵以禍福之說墓之遷者

蓋十六七矣人子之心在於安厝卽安得不動也伯氏在時常以先兆之不利爲憂癸未之事寔遵遺意而心昧眼迷只憑庸術事襄而論議隨之或疑脉混癸丑法無子孫或謂咽不結束壙有水泉若其祔葬初非專揀摘疵尤甚而卜吉旣難屢遷不安持疑以至于今矣顧念餘存兄弟俱已衰老人事不可量而子姪幸篤其誠奔走圻湖新卜數處奉先之地則不自審而難定今從喜之之言亟擧先葬輕喪之禮伯氏今雖遽離先塋顧無永傷先塋之移不過次第事耳但恐此身未易抽而時勢更何如也林川路出焉

江喜之奉母居舊里輤車經過宿留正若遊子之歸故鄉魂魄之遊此地松篁魚鳥依然舊時物色想必有徘徊而不忍去者矣嗚呼嚮使吾兄弟早謝榮祿携手南歸竹杖篛笠至今婆娑可也寧有大悔抑時運身命終有不可免者耶若弟旣不能携手於當日又乃叨冒冥升蹈機穽而不知避久遊羿彀之中艱虞危厲比伯氏時不翅數倍況焦憂十年誠有溘先朝露之願反不如伯氏之冥漠也伯氏生旣盡忠不見信於 明主歿若有知其不可更與同事諸公陰佑 宗祊復如保社之日乎昨年 恩誥之重頒實

出 天地之深恩而屈未盡伸讒又罔極惟此至冤何待可雪丹衷不泯百世在後尚可復俟歟嗚呼兄弟四人但餘其半仲氏窮老而終香火將廢不知泉路之會有深塋於伯氏否嗚呼使弟果能抽身東出不過如癸未之抱柩長慟而已竟何益哉而恨不能空山大哭洩此胸中之冤結也嗚呼哀哉

祭外王考久堂朴公墓文

維歲次庚子七月丙寅朔二十九日甲午外孫完山李頤命以告 訃使燕路過山下謹具酒果之奠敬告于外祖考久堂朴先生外祖妣 贈貞敬夫人海

平尹氏之墓撫頂之稚今已頭白兒雄之𡚁有愧相
宅一紀再省墓木加拱彷徨塋域永懷深慟五十年
間人事多變諸舅早亡後屬如綫惟有德行永爲世
則今聞雖久神理難測昔際休運公猶歎嗟臨睨此
時文謂如何冥行險塗恐負期望單掌告誠庶冀顧
享

祭西浦金公墓文

維歲次庚子七月丙寅朔二十九日甲午外甥完山
李頤命以告　訃燕山路過山外謹具酒果薄奠來
告于外舅西浦金先生外姑貞夫人延安李氏之墓

日廣阡之移星霜屢改十年嘗藥未暇一拜今遭
天崩徃赴燕河華山入望可忍車過一杯澆墳敬瀉
深悲空山深闃宿草披離金玉之相鸞鳳之章委兹
黃壤莫可復陽 聖陟時危百怪憑陵公其有聞我
羨無能新墳在傍神理則寧同居之願永負此生行
李忙追言不盡情尚冀顧佑歆此微誠

告先墓文

維歲次辛丑五月辛酉朔二十五日乙酉第三男頤
命敢昭告于生考 贈吏曹判書行司憲府大司憲
府君生妣貞夫人昌原黃氏伏以十年嘗藥痛結攀

髯赴告燕山載罹寒炎歸被讒誣俟罪十旬陳情乞
退不辭　楓宸方懼誅責反紆　恩眷敦勉未已特
賜澆奠省掃久曠濡露增悲承此　殊渥感淚沾衣
遷奉之計久未斷疑明晨墓前當叩靈龜敢此並告

祭癘死僕婢文

某年月日家主某官遣某諭于奴某婢某等曰嗚呼
邦運不幸疾疫熾行一年之內爾等相繼死亡驚悼
慘怛久不可忘爾等或從患難勤勞久服或在鄉庄
流離來托或生長廊廡或遠離本州吾家素貧尺布
升米沾惠不優及其遘癘出郊醫藥救視力有所不

及不能無憾於終始致爾等生無歡趣死又倉卒永念惻恨我心如結爾等或無親屬孤魂靡托尤可傷也爾主人一家避癘城北今閏月還入蓮花坊宅門廊依舊惟爾等莫覩庶事粗安愴念逾切玆以酒果薄奠合祭爾等于郊外淨處以表奴主之恩爾等其相率來饗

吊李將軍文

忠武公舜臣廟在露梁海上戰亡處

受王命而敵所愾兮義在援枹而死綏死勤事而捍大患兮禮合享祀而建祠　君臣之道兩臻其極兮曷爲使余流涕而霑胸嗟將軍之首事兮越封疆而

奮忠射金甲而焚艅艎兮鯨鯢瑟縮而路窮屹若中流之砥柱兮竟使西海而波靜中興之勢十八九成兮乃反媒孽其一眚夫誰秉國之成兮忍能中廢其干城秦雖宋檜之禍心兮幸莫售於 王明世或謂河魁不墜於滄津兮終與忠勇金將軍德齡號而同歸又疑將軍之炯幾兮遂乃免胄而赴之我固知將軍之心兮寧復怵禍而輕生苟殲賊而報 主兮雖萬戮其亦榮我不悲將軍之一死兮憫讒賊之中傷承 嘉惠而過海兮舵將軍之露梁風雷相薄而驅雨兮想當日之壯烈瞻遺廟而敬吊兮尚余言之深察

哀辭

金崇謙哀辭

農巖金仲和喪其子崇謙余往吊之仲和哭且言曰父之於子天性也奚論其才不才險釁之生惟有此子顧其志氣不羣晩慰我窮毒之情今焉一朝而失之夫使我至此極者命也而天既厚畀其始終奪之速者何也然吾今思之人家子廑能無大過惡完厚而有年使父母不見夭椓之哀則足矣余曰不然人之所甚愛者天必禍之所甚惡者天必相之芝蘭不榮荊棘自長天與人愛惡之不相合者久矣子其如

何且使子之子齷齪無可稱子之親戚交友不過哀子之窮而已未必深惜其無年也今其死也與子知與不知莫不悲而惜之其所嘗與遊者皆如哭其兄弟天雖禍之於一時將使後之人因衆人之所深悲而知其才且賢與世之老死而無聞者果何如哉若是者非天之所可廢也余嘗一見其人矣今夏泝漢水泊舟三洲灘口訪子不遇而獨與之竟夕晤語其神氣俊邁若逸驥超軼其談論快利若寶刀截玉聽其所爲詩蒼欝有古色深得老杜風旨余茫然自失實有孟德臨江之歎也且聞自其幼少已能光明峻

整聰達慧哲尤善於燭微審幾凡料事處人後符其言者十常八九十四五時能自振厲好為文辭於經傳初若不甚用力而當其剖精闡奧老師多前却者顧不自以為足常慨然以古人功業自期若將待價而展其志者與人交胸懷洞然一以誠信故士之從學於其家庭者尤樂歸之此皆其友之良者所得於平生而言之者使之充養其才氣必能卓然有所立矣或不幸而窮其身假以年亦必著書論其志可傳於後無疑也嗟乎豈不惜哉子所以冤結無窮極者尤在是歟雖然天亦有所不能廢者此可以塞子之

悲矣余旣以此慰仲和重之以辭以哀其死辭曰
鬱彼楩楠兮將薄雲霄童幹弱條兮委折中宵材而
無命兮終古而然夭壽之際兮不我者天汪踦非殤
兮原壤奚慕千秋奇志兮識者朝暮門前江水兮日
夜西流琴書靜好兮良友淹留父母之心兮觸目增
傷嗚呼哀哉兮此其可忘

疎齋集卷之十八

Asami 39.89

v. 9 of 10

疎齋集

九

front
spine to right

OCLC
703921708

z0054

s o j a e c h i p k w o n 1 2 0 0 9 8

sojaechipkwon12009880(

z0054

Sojae chip : kwon 1-20
9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
California, Berkeley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
California, Berkeley

s o j a e c h i p k w o n 1 2 0 0 9 8

sojaechipkwon12009880(

Tuesday, April 12, 2011 11:4